



戰國策卷第四

齊

東有菑川東萊瑯邪高密膠東南有泰山城陽北有千乘清河以南渤海之高樂高城重合信陽西有濟南平原

威王

田齊桓公子元年安王二十四年癸卯

濮上之事

此東郡濮水之上實衛地

贅子死章子走

皆以名子之猶嬰子文子

章丘

盼子謂齊王曰

田盼也威王言使守高唐者竝齊將

不如易餘糧

於宋

易移與之

宋主

辟公曰曰辟公說見宋策桓公未嘗稱王宋偃十一年稱王當齊宣王二

十五年此非威王時

必說梁氏不敢過宋伐齊齊固弱

固猶是

以餘糧收宋也齊國復強雖復責之宋可

可責不償其償

因以為辭攻之亦可

盼子威王臣威自九年後才嘗敗撓此言二子死蓋九年前也

正曰盼子雖見稱於威王宣王二年馬陵之役盼為將十年楚敗齊令齊逐田嬰張丑說楚王云嬰逐盼子必用則盼尤著於宣王之世伐燕之役章子將兵亦宣王時且策有齊國復強之言决非威王時也

却鞞之難

趙成侯二十一年魏圍却鞞此二十五年

趙求救於齊田侯召

大臣而謀曰救趙孰與勿救鄒子

名忌二十一年相明年封下邳號成侯

曰不如勿救段干綸

補曰史作朋後語作萌

曰勿救則我不

利我我

田侯曰何哉對曰

補二字補曰史有對曰二字

夫魏氏兼

却鞞其於齊何利哉田侯曰善乃起兵甲

補曰一本甲作口是

言將屯于其郊故後云乃起兵南攻

軍於却鞞之郊

正曰高注軍屯也

愚謂凡言軍于某地者猶言師于某也成列則云陳于某

段干綸曰臣之求利且

不利者非此也

且猶與

夫救却鞞軍於其郊是趙不拔

而魏全也

兩國不戰故

故不如南攻襄陵以敝魏

襄陵屬河東魏

邑也攻之使魏困

却鞞拔而承魏之敝

承言繼其後

是趙破而魏

弱也田侯曰善乃起兵南攻襄陵七月却鞞拔齊因

承魏之敝大破之桂陵

諸注止言魏地齊記有云二十六年正曰正義云桂陵在

曹州乘氏縣東北又說見後

秦假道韓魏以攻齊齊威王使章子將而應之與秦

交和而舍

孫子兩軍相對曰交和楚記注軍門曰和

使者數相往來章子

為變其徽章

徽幟也。以絳皂著於背，章其別也。禮曰：此引說文。又左傳揚徽注：若今救火衣。

又按王莽傳殊徽幟注：通謂旌旗屬。

以雜秦軍候者言

齊之偵者。章子以齊

入秦威王不應頃

衍之字。

之

正曰：有頃之間也。句奇下。頃間變文。

間候者

復言章子以齊兵降秦威王不應而此者三

而猶有

司請曰言章子之敗者異人而同辭王何不廢將而

擊之

廢謂罷之。補曰：廢一本作發。是既降矣。安用廢為。

王曰此不叛寡人明

矣曷為而擊之頃間言齊兵大勝秦兵大敗於是秦

王稱西藩之臣

按威王與秦獻公孝公同時。齊雖強而秦不弱。此語未詳。

而謝於

齊左右曰何以知之曰章子之母啓

其名

得罪其父

其父殺之而埋馬棧之下

棧為棚以立馬。正曰：高注棧牀也。補曰：章子通國稱

不孝子。孟子以為父子責善而不相遇者，恐因此事也。後語：馬屎之中。

吾使

一木下。章子

將也勉之曰夫子之強全兵而還必更葬將軍之母

對曰臣非不能更葬先妾也臣之母啓得罪臣之父

臣之父未教而死

未有教命。補曰：後語未赦。

夫不得父之教而更

葬母是欺死父也故不敢

處謂君父一也。雖無父命而以君命更葬，何損於義。

凡章子之孝皆過所謂過孝。正曰：此是章子言所以不更葬之故。未見其終拒威王之命。

夫為人

子而不欺死父豈為人臣欺生君哉

處謂周衰齊威不世之主也。列

子曰：君非自知我也。以人之言賜我，其罪我又將以人之言故人君於其臣欲其自知之也。威王之於章

元作拜

衍者者補曰云
字者一本無

子有馬夫如是雖一市虎... 搖也豈以三告而投杼乎哉

楚將伐齊魯親之親楚齊王患之張丐曰齊人疑臣請

令魯中立於兩國之間無所親疎乃為齊見魯君康公正魯君

曰齊王懼乎曰非臣所知也臣來弔足下魯君曰何

弔乎曰君之謀過矣君不與勝者而與不勝者楚時未敗

而云然者蓋楚有勝齊之勢楚雖勝士卒多死魯合齊以兩國擊之楚必敗故言其不勝何故也

魯君曰子以齊楚為孰勝哉對曰鬼且不知也然則

子何以弔寡人曰齊楚之權敵也補曰言其力適均不用有

魯與無魯足下豈如全衆而合二國之後哉楚大勝

齊其良士選卒材武見必殪殪死其餘兵足以待天

下齊為勝其良士選卒亦殪而君以魯衆合戰勝後

合合敗者也勝者雖合之不必見德今以全衆合此敗者彼勝者既士卒多死可勝也敗者因見德矣此

其為德也亦大矣德敗者其見恩德也亦甚大矣德之

魯君以為然乃退師補曰為齊楚為去聲

成侯鄒忌為齊相補曰高注成齊邑按史田忌為將

不相說公孫閱齊人補曰謂鄒忌曰公何不為王謀

伐魏勝則是君之謀也君可以有功戰不勝田忌不

進戰而不死曲撓而誅曲撓言師不鄒忌以為然乃

正曰其聲畏
懼天下

說王而使田忌伐魏田忌三戰三勝鄒忌以告公孫
開公孫開乃使人操十金而往卜於市曰我田忌之
人也吾三戰而三勝聲威天下天下畏其威聲欲為大事齊反

而亦吉否卜者出田忌之人正曰因令人捕捕取為

人卜者亦驗其辭於王前田忌遂走齊記三十五年有慮謂齊威賢

王也其知章子察阿墨大夫明矣獨於是失之然忌

之走亦非威王謹之也正曰史以公孫開為鄒忌云

云附戰桂陵之前文小異操十金十市以下在威王

三十五年下云田忌聞之率其徒襲攻臨淄求成侯

不勝而奔宣王召復位遂有馬陵之戰按策言忌伐

魏三戰三勝忌戰可見者桂陵馬陵二役策併言之

也後章記忌係太子申禽龐涓孫子謂忌曰若是則

齊君可正成侯可走忌不聽遂不入齊又記田忌亡

鄒忌修八尺有餘而形貌昷麗昷徒結切目側也故有光艷意又疑作佚

正曰高注朝服衣冠窺鏡謂其妻曰我孰與城北徐

公美其妻曰君美甚徐公何能及君也城北徐公

國之美麗者也忌不自信而復問其妻曰吾孰與徐

公美妾曰徐公何能及君也且日且明客從外來與

坐談問之補曰一本問之吾與徐公孰美客曰徐公

客曰一無客字

李宗文四

不若君之美也。明日徐公來，孰視之，自以為不如。窺鏡而自視，又弗如。遠甚。暮寢而思之，曰：吾妻之美我者，私我也；妾之美我者，畏我也；客之美我者，欲有求於我也。於是入朝見威王，曰：臣誠知不如徐公美，臣之妻私臣，臣之妾畏臣，臣之客欲有求於臣，皆以美於徐公。今齊地方千里，百二十城，官婦左右莫不私王，朝廷之臣莫不畏王，四境之內莫不有求於王。由此觀之，王之蔽甚矣。王曰：善。乃下令：群臣吏民能面刺寡人之過者，受上賞；上書諫寡人者，受中賞；

能諍譏於市，朝聞寡人之耳者，受下賞。令初下，群臣進諫，門庭若市。數月之後，時時而間進。進諫者有暇隙暮年之後，雖欲言無可進者。燕趙韓魏聞之，皆朝於齊。此所謂戰勝於朝廷。坐朝廷之上，四國朝之，不待兵也。彪謂鄒忌嘗以詐走田忌，則其人亦傾險士耳。唯此言者萬世之言也。補曰：大事記威烈王二十二年，按外紀宋昭公出亡，謂其御曰：云云。事與此類。又新序齊有田巴先生，賢王聘而問政，巴改製新衣，拂飾冠帶，顧謂其妾云云，恐與鄒忌事有訛舛。

宣王

威王子元年

南梁之難

魯國蕃縣有南梁水，此二年魏伐趙，趙與韓共擊魏，趙不利，敗於南梁。正曰：正義引

顯王二十七年已卯補曰：名辟疆

尔

括地志云故梁在汝州西南稱南梁者別於大梁少
梁高注韓邑大梁在北故曰南梁○大事記此魏伐
韓也謂伐趙者往歲桂韓氏請救於齊田侯猶上召
陵之戰與此混而誤爾

大臣而謀曰早救之孰與晚救之便張弓對曰晚救
之韓且折而入於魏不如早救之田臣思曰補曰索
隱云策

作田期思必別本也紀年不可夫韓魏之兵未敝而
謂之徐州子期即田忌也

我救之我代韓而受魏之兵顧反聽命於韓也且夫

魏有破韓之志韓見且亡必東翹於齊愬告我因陰

結韓之親而晚承魏之敝承繼其則國可重利可得

名可尊矣田侯曰善乃陰告韓使者而遣之告者許
之也

韓自以有齊國五戰五不勝東翹於齊齊因起兵擊

魏大破之馬陵補曰虞喜云馬陵在濮州鄆城東北

卽此徐廣云在魏州元城縣東南司馬彪引杜預說
亦然按齊使田忌將直達大梁龐涓聞之去韓而歸
齊軍已過而西則從汴州外黃退至濮州魏破韓弱
東北六十里是也豈合更渡河至元城哉

韓魏之君因田嬰北面而朝田侯齊記有為兩章一
為桓公臣思一為

宣王孫子彪謂臣思之策則幸中矣非仁義舉也孟
子謂行一不義而得天下不為也况朝韓魏乎正曰
今按桓公田臣思事自與邯鄲之難及韓
齊為與國二章相亂非此章也說見後章

田忌為齊將此二係梁太子申禽龐涓魏孫子臆也
齊人

謂田忌曰將軍可以為大事乎田忌曰奈

高
曰復位正
曰說見前

田忌軍師

何孫子曰將軍無解兵而入齊使彼罷敝於先罷疲同彼

謂齊齊軍已與魏戰雖勝亦罷今使當前弱守於主弱弱卒也忌所自將使齊不疑也主地缺

蓋齊險隘補曰姚云曾先皆作老愚恐上句多於字謂以罷敝老弱守險敵眾而以精兵攻齊下云輕車

銳騎者也主者循軼之途也軼轍同車迹也言其險適相循耳鎡擊

摩車而相過鎡牽同車軸耑鍵也路狹車密故相擊相摩使彼罷敝先弱

守於主必一而當十得地利故十而當百百而當千然後

背太山在太山博縣西北左濟右天唐蓋盼子所守所軍重

踵高宛重輜重也後志高宛屬樂安使輕車銳騎衝雍門始皇紀注在高

陵正曰高注雍門齊西門名按左傳襄十八年有雍去聲若是則齊君可正並猶制治

而成侯可走不然則將軍不得入於齊矣田忌不聽

果不入齊彪謂臚非武流也武雖運奇用詭豈嘗語人以是乎忌不聽忌賢也補曰使田忌無

間於齊孫子曷為而有是言必公孫開成侯讒構之時也

田忌亡齊而之楚鄒忌代之相補曰前云鄒忌為相田忌為將田忌走此

云代之相恐有差誤齊恐田忌欲以楚權復於齊復猶杜赫曰

臣請為留楚為鄒留田於楚補曰一本謂楚王威曰

鄒忌所以不善楚者恐田忌之以楚權復於齊也王

不如封田忌於江南以示忌之不返齊也鄒忌必補

曰當有以齊厚事楚田忌亡人也而得封必德王若補

復於齊必以齊事楚言此示不為此用二忌之道也

楚果封之於江南

鄒忌事宣王仕人衆薦於王使之仕宣王不說晏首齊人貴而

仕人寡王說之鄒忌謂宣王曰忌聞以為有一子之

孝不如有五子之孝今首之所進仕者以幾何人宣

王因以晏首壅塞之言其不薦達人

楚威王戰勝於徐州後志魯之薛六國時曰徐欲逐

嬰子於齊遂使齊逐之田嬰嬰子恐張丑齊人正曰丑又見韓

謂楚王曰王戰勝於徐州也盼子不用也盼

子有功於國百姓為之用嬰子不善不與盼善而用申縛

申縛者大臣弗補補曰姚與史曰百姓弗為用故王

勝之也今嬰子逐盼子必用復整其士卒以與王遇

必不便於王也楚王因弗逐楚記七年有

權之難後志南郡編注闕緝以權叛又常陽注縣東

戰于楚境燕策為文公時正曰大事記燕齊交兵必

非此地史末合燕策竝載而取鮑三說文公末年云

說而斥其非者不著鮑氏取長棄短之意也齊燕

戰秦使魏冉之趙冉傳言自惠王時任事出兵助燕

擊齊薛公嬰時未封後人稱之耳使魏處之趙謂李

向趙人正曰大事曰君助燕擊齊齊必急急必以地

和於燕而身與趙戰矣然則是君自為燕束兵束猶

齊和成斂兵不戰為燕取地也齊取故為君計者不如按兵

勿出齊必緩趙之助燕不力故緩必復與燕戰戰而

勝兵罷敝罷疲趙可取唐曲逆並屬中山國言二國

戰而不勝命懸於趙其間取中山也補曰高注唐今

懸繫然則吾中立吾謂而割窮齊與疲燕也割割齊

蘇秦為趙合從趙肅侯十七年此當十年說齊宣王曰齊南有太

山東有琅邪徐州郡補曰正子注西有清河冀州郡

北有渤海幽州郡補曰正此所謂四塞之國

也言四方皆齊地方二千里補曰史三帶甲數十萬

粟如丘山齊車之良五家之兵管仲軍令始疾如錐

矢錐銳也補曰呂氏春秋所戰如雷電其威解如風

雨言疾即有軍役未嘗倍泰山絕清河涉渤海也臨

淄之中屬齊郡補曰青州臨淄縣古營丘地城臨淄

七萬戶臣竊度之下補曰史戶三男子三七

二十一萬不待發於遠縣而臨淄之卒固已二十一

是也

二十一萬不待發於遠縣而臨淄之卒固已二十一

二十一萬不待發於遠縣而臨淄之卒固已二十一

論事細

萬矣臨淄其富而實其民無不吹竽似笙三鼓瑟似

二十擊筑以竹曲五彈琴闔雞走犬六博踰鞠者劉

別錄感鞠黃帝作蓋因娛戲以練武士踰即感也補

徒蓋反臨淄之途車轂元作輦正曰輦者擊之訛說

擊互穀梁傳擊者不得入釋文音計又古的反此章

史作轂擊按秦策車轂擊馳說苑齊人好轂擊楊雄

書辨者轂擊人肩摩連衽成帟帳屬在舉袂成幕袂

也揮汗成雨家敦補曰史而富志高而揚夫以大王

之賢與齊之強天下不能當今乃西面事秦竊為大

王羞之且夫韓魏所以補補曰史畏秦者以與秦接

界也兵出而相當不至十日而戰勝存亡之機決矣

韓魏戰而勝秦則兵半折折猶敗以秦敵強四境不

守戰而不勝以亡隨其後是故元作後補曰姚韓魏

之所以重與秦戰而輕為之臣也今秦攻齊則不然

倍韓魏之地倍言二國至衛元作闞補曰姚云至陽

晉之道魏襄十六年秦拔魏蒲地陽晉張儀傳劫取

義云衛曹濮等州陽晉徑亢父之險屬東平補曰亢

在曹州乘氏縣西北徑亢父之險音剛又苦浪反

高注任車不得方軌爾雅方舟併兩舟則馬不得竝

行百人守險千人不能過也秦雖欲深入則狼顧兒

正曰狼性怯走常還顧恐韓魏之議其後也是故恫疑虛喝元

得恫痛也言疑之甚集韻喝呵也高躍補曰史而不敢進則秦不能

害齊亦明矣夫不料秦之不奈我何也而欲西面事

秦是群臣之計過補曰一本今臣無事秦之名而有

強國之實臣固正曰策願大王之少留計留意齊王

曰寡人不敏此敏謂猶明明則疾於事補曰一本注

也未曾嘗得聞餘教今主君補曰主君稱蘇秦恐以趙王之詔

告之也詔告敬奉社稷以從凡蘇張從橫之說本傳皆

淳于髡齊人見滑稽傳一日而見七人於宣王王曰子來寡

人聞之千里而一士是比肩而立比謂肩相次也言

猶為並百世而一聖若隨踵而至也今子一朝而見

七士則士不亦衆乎淳于髡曰不然夫鳥同翼者而

聚居獸同足者而俱行補曰後語鳥同翼者今求柴

胡桔梗於沮澤二草山生而沮水也故求不可得孟

沮澤但言漸濕之地如漢書所謂坐於沮則累世不

得一馬及之畢黍地缺疑為負黍蓋此與梁父皆東

愚按臯字梁父之陰梁父在泰山則邾車而載耳邾

言多獲車夫物各有疇耕治之田禾所聚也今髡賢

者之疇也。王求士於髡，若挹水於河，而取火於

燧也。夫燧也。鑿也。髡將復見之，豈特七士也。補曰：兩見。字賢，通反。

齊欲伐魏，淳于髡謂元作齊王曰：韓子盧者，天下之

疾犬也。東郭逡者，逡，魏同。狡兔名。海內之狡兔也。集韻：狡，獠也。疾也。

韓子盧逐東郭逡，環山者三，騰山者五，兔極於前，犬

廢於後，犬兔俱罷，各死其處。田父見之，無勞勸之苦

而擅其功。擅者，無與爭也。今齊魏久相持，以頓其兵，頓亦敝

其衆臣恐強秦大楚承其後，有田父之功。齊王懼，謝

將休士。謝辭去之。言不用也。補曰：此與蘇代鵲蚌陳軫虎爭人之說異而同者也。逡，七倫反。

齊欲伐魏，魏使人謂淳于髡曰：齊欲伐魏，能解魏患

唯先生也。敝邑有寶璧二，雙文馬二。四文毛色成馬，文馬四匹為駟。

請致之。先生淳于髡曰：諾。入說齊王曰：楚齊之仇敵

也，魏齊之與國也。魏策：馬陵之敗，魏請臣畜朝。齊楚王怒，伐齊，則此所言也。夫伐

與國，使仇敵制其餘敝，言楚將因齊兵勞而伐之。名醜而實危，與

國醜也。而有楚伐之危。為王弗取也。齊王曰：善。乃不伐魏。客謂

齊王曰：淳于髡言不伐魏者，受魏之璧馬也。王以謂

淳于髡曰：聞先生受魏之璧馬，有諸？曰：有之。然則先

生之為寡人計之，何如？淳于髡曰：伐魏之事，不便魏

也。魏志用

雖刺髮於王何益

伐魏不便魏所欲也而髮止之故魏刺之雖刺髮而齊實不便非益

也此設辭也正曰強注終不通說見下

若誠不便魏雖封髮於王何損

補曰姚云若誠下劉本無不字愚按上句當無不字義乃通恐有訛舛

且夫王無伐與

國之誹魏無見亡之危百姓無被兵之患髮有璧馬

之寶於王何傷乎

元在魏策正曰為魏而說當從舊

齊宣王見

補曰見賢遍反

顏觸

集韻音觸引呂春秋齊有顏觸補曰春秋後語作王觸

曰觸前觸亦曰王前

並使之即已

宣王不說左右曰王人

君也觸人臣也王曰觸前觸亦曰王前可乎觸對曰

夫觸前為慕勢王前為趨士

趨就也

與使觸為慕勢不

如使王為趨士王忿然作色曰王者貴乎士貴乎對

曰士貴耳王者不貴王曰有說乎觸曰有昔者秦攻

齊今有敢去柳下季龍五十步而樵採者

魯展禽字季食采柳

下亦云居之壟其冢埒秦伐齊先徑魯故云

死不赦令曰有能得齊王頭

者封萬戶侯賜金千鎰由是觀之生王之頭曾不若

死士之壟也宣王默然不說左右皆曰觸來觸來大

王據千乘之地而建千石鍾

一石百二十斤

萬石簾

鐘鼓之桴天

下之士皆為役處

役為之使處在其位補曰姚本天

當在之士上

辯智竝進莫不來語東西南北莫敢不來服

詞太危激此戰國策士之

元作服求萬物無不備具而百姓無不親附今夫士之高

者乃稱匹夫徒步而處農畝下則鄙野五鄙為鄙郊外曰野亦所

處也補曰監門閭里閭在鄉里在野並五百家皆有

鄙五百家五比為閭遂人五家為鄰五鄰為里閭里皆二十五

家鄉謂之閭遂謂之里二十五家共有巷巷首有門

士之賤也亦甚矣觸對曰不然獨聞古大禹之時諸

侯萬國何則德厚之道得貴士之力也言能貴士故

舜起農畝出於野鄙而為天子及湯之時諸侯三十

當今之世南面稱寡者乃二十四由此觀之非得失

之策與昔諸侯多由得策也今失策故誅滅而寡得策貴士也稍稍誅滅滅亡

無族之時欲為監門閭里安可得而有也哉是故易

傳不云乎居上位未得其實而以之喜其為名者必

以驕奢為行据補曰据通借慢驕奢則凶必從之是故無

其實而喜其名者削削地也正無德而望其福者約

約窮也無功而受其祿者辱禍必握言禍辱隨之不捨也故曰矜

功不立言徒有矜大矜功之功不立虛願不至不求不為而欲得之虛願

也物不自至此皆幸樂其名而無其實德者也是以堯有

九佐九官也舜有七友雄陶方回續牙伯陽東不訾秦不虛靈甫見陶淵明四八臣正

曰雄陶云云又見皇甫謐逸士傳不訾或云不識不虛或云不空尸子無靈甫愚謂此類皆不可深考或

後人所妄造之禹有五丞楚辭八師三后外湯有三輔商書伊陟

二相外有誼伯仲自古及今而能虛成名於天下者

無有是以君王無羞亟問亟猶數也不愧下學學於臣下是故

成其道德而揚功名於後世者堯舜禹湯周文王是

也故曰無形元並作刑者形之君也無形謂前約之未著者也無端者

事之本也正曰無形無端皆指實德言也夫上見其原下通其流至

聖明學明學學之明者言上見下通聖明之事何不吉之有哉老子曰

雖貴必以賤為本雖高必以下為基是以侯王稱孤

寡不穀是其賤之本與非夫猶言非邪補曰疑非字當在數字上而夫音扶

屬下句與下文豈非下人而尊貴士歟孤寡者人之

困賤下位也而侯王以自謂豈非下人以下人而尊貴

士與夫堯傳舜舜傳禹周成王任周公旦而世世稱

曰明主是以明乎士之貴也宣王曰嗟乎君子焉可

侮哉寡人自取病耳補曰自取病謂獨言士貴王賤及今聞君子之

言乃今聞細人之行細人王自稱正曰細人前所謂無實德不貴士者願請

受為弟子且顏先生與寡人遊食必太牢牛羊豕具為太牢

出必乘車妻子衣服麗都皆美稱顏觸辭去曰夫王生

於山制則破焉制裁斷之非弗寶貴矣然大璞不完士生

乎鄙野推選則祿焉非不尊遂也遂猶達之然而形神不

全觸願得晚食以當肉晚言饑而食也其美比於食肉補曰當敵也如字安

步以當車無罪以當貴清淨貞正以自虞虞娛同樂也制

言者王也言謂命令盡忠直言者觸也言要道已備矣願

得賜歸安行反臣之邑屋則再拜行而而辭去君子

補二曰觸知足矣歸真補也反璞則終身不辱正曰曰者觸既

辭而又自言也上言大璞不完以喻上之形神不全故曰歸反璞云云文意甚明添字謬

先生王斗齊人補曰一本標造門而欲見齊宣王宣

王使謁者延入謁者掌賓贊受事延引也王斗曰斗趨見王為好

勢王趨見斗為好士於王何如使者復還報王曰先

生徐之使待其至正寡人請從就之宣王因趨而迎

之於門與人曰寡人奉先君之宗廟守社稷聞先生

直言正諫不諱王斗對曰王聞之過不如斗生於亂

世事亂君焉敢直言正諫宣王忿然作色不說有間

王斗曰昔先君桓公此桓公雖非田氏之先所好者

五補補曰一本標文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天子授元

籍土地人民之立為太伯二伯今王有四馬宣王

說曰寡人愚陋守齊國唯恐夫耘之耘失也春秋馬傳耘子辱矣

初重前篇
後損出奇

〇〇

能有四馬王斗曰先君好馬王亦好馬先君好狗王

亦好狗先君好酒王亦好酒先君好色王亦好色先

君好士而王不好士補曰先君好馬以下說苑以為淳于髡之言小異宣王

曰當今之世無士寡人何好王斗曰世無騏驎驥耳

字書不說騏驎不載唯王篇云馬黑脊亦不言良馬陸璣疏麒麟行中律呂則此馬以麒麟比也騶耳八

駿之一正曰王篇單言騏驎爾此二王之補駟已備矣

世無東郭俊補曰一本盧氏之狗王之走狗已具矣

世無毛嬙西施莊小疏毛嬙越王嬖妾西施越女吳王姬王宮已克矣王

亦不好士也何患無士王曰寡人憂國愛民固願得

士以治之王斗曰王之憂國愛民不若王愛尺穀也

穀細縝也正曰增韻穀縞紗齊三服官輕綃注今紗下章曳綺穀又章帝省齊水紈方空穀知齊產善也

說文穀細綺王曰何謂也王斗曰王使人為冠不使

左右便辟便順其所好而使工者何也為能之也今

王治齊非左右便辟無使也臣故曰不如愛尺穀也

宣王謝曰寡人有罪國家於是舉士五人任官齊國

大治彪謂王斗之義無所取出門求見自卑甚矣而徒以趨見於咫尺之間以為高此孟子所謂不

能五年而細小功之察者也抑其陳誼迂而不切獨所謂學穀者可知耳然不若魏牟之言之慤而彪為

序舍牟而取斗為牟之言出於斗也正曰王斗造門來見徒以趨見於咫尺之間為高鮑論當矣其言王

不好士不可謂不切也特桓公好狗馬酒色之說亦
管仲不害霸之意此其所以為辯士之言而非君子
之正爾爾學穀之言與魏牟合又何不若之有戰國論
說相類者甚多年豈果出於斗乎補曰宣王喜文學
游說之士賜列第為上大夫者七十六人不治而議
論稷下學士至數百千人士非不盛也然鄒衍淳于
髡之徒類皆詭誕無實不治而議所養非所用國何
賴焉故顏觸勸以貴士王斗譏其不好士有以也然
若斗與觸者亦未知其何如也有一
孟子而不能安用彼數百千人哉

齊人見田駢

齊處

曰聞先生高議

補曰恐是義字

設為不宦

設者虛假之辭

而願為役

為駢給使

田駢曰子何聞之對曰臣聞

之鄰人之女田駢曰何謂也對曰臣鄰人之女設為
不嫁行年三十而有七子不嫁則不嫁然嫁過畢矣

畢猶已言過

今先生設為不宦訾養千鍾

訾資同所資所養也

昭三年注四豆為區自四以登至於金十則徒百人
鍾又粟氏注四升為豆則鍾凡六斛四也

徒百人

管燕

齊人正曰無考新序作燕相

得罪齊王謂其左右曰子孰而

與我赴諸侯乎

而辭也

左右默然莫對管燕連然流涕

連與連同

曰悲夫士何其易得而難用也田需對曰

士三食不得饜

飽也

而君鶩鶩有餘食

鶩寄

下官糲羅

純下官後官下列

曳綺縠

綺文

而士不得以為緣

緣衣

且財者君之所輕死者士之所重君不肯以所輕

與士而責士以所重事君非士易得而難用也

補曰田需

見魏策與公孫衍並相者豈即此人歟說苑宗衛相齊罷歸召田饒等問饒對亦與此合

閔王

宣王子元年顯王四十六年戊戌正曰此據史通鑑閔王元年當赧王二年視

史下移十年大事記同

昭陽為楚伐魏覆軍殺將得八城

楚懷六年此元年正曰宣王二十年

移兵而攻齊陳軫為齊王

行使字史言軫為秦使齊齊問之為齊見陽

使

見昭陽再拜賀戰勝起而問楚之法覆軍殺將其官

爵何也昭陽曰官為上柱國爵為上執珪陳軫曰異

貴於此者何也

問此外復有貴者不

曰唯令尹耳

楚相也

陳軫曰

令尹貴矣主非置兩令尹也臣竊為公譬可也楚有

祠者

祠春祭正曰高注祠祭

賜其舍人

始皇紀注主廡內小史或云侍從賓客者正曰

顏師古曰舍人親近左右之通稱後遂以為私屬官號

卮酒

卮器也

舍人相謂曰

數人飲之不足一人飲之有餘請畫地為蛇先成者

飲酒一人蛇先成引酒且飲乃左手持卮右手畫蛇

曰吾能為之足未成一人之蛇成奪其卮曰蛇固無

足子安能為之足遂飲其酒為蛇足者終亡其酒今

君相楚而攻魏破軍殺將得八城不弱兵

言恃其強

欲攻

齊齊畏公甚公以是為名亦足矣官之上非可重也

戰無不勝而不知止者身且死爵且後歸

言身死後爵歸於國

故史言

猶為蛇足也昭陽以為然解軍而去

楚記同彪謂此

策雖其指為齊亦持勝之善補曰為楚為齊為公之為去聲

秦攻趙趙令樓緩以五城求講於秦而與之伐齊齊

王恐因使人以十城求講於秦樓子恐因以上黨二

十四縣許秦王

文惠趙足凡趙皆

之齊謂齊王曰王欲

秦趙之解乎不如從合於趙趙必背秦背秦則齊無

患矣

齊將封田嬰於薛

定封在此三年正曰宣王二十年又說見後補曰索隱云嬰詣山之一

別子非宣王弟也

楚王聞之大怒將伐齊齊王有轍志

集韻

轍止也

公孫開曰封之成與不非在齊也又將在楚開

說楚王令其欲封公也又甚於齊嬰子曰願委之於

子公孫開為謂楚王曰魯宋事楚而齊不事者齊大

而魯宋小王獨利魯宋之小不惡齊大何也夫齊之

削地而封田嬰是其所以弱也願勿止楚王曰善因

不止

彪謂此說不可行也嬰齊相也雖得薛不決裂於外猶齊地耳齊薛為一如穰侯應侯之於秦

也何弱小乎其初哉正曰史齊襄王立而孟嘗君中立為諸侯王畏君與連和後卒諸子爭立齊魏共滅

之鮑謂分封不足以弱齊未暗未流之害也

靖郭君

田嬰謚正曰此據史文索隱云靖郭或封邑號漢齊王舅父駟鈞封靖郭侯

將城

薛客多以諫靖郭君謂謁者無為客通齊人有請者

曰臣請三言而已矣益一言臣請烹

所謂鼎鑊之誅

靖郭君

因見之客趨而進曰海大魚因反走君曰客有於此

言此言外應復有正曰高注於此止無走也

客曰鄙臣不敢以死為戲君

曰亡

亡無同言無此也

更言之對曰君不聞大魚乎網不能

止鉤不能牽蕩而失水

集韻蕩放也自言放肆

則螻蟻得意焉

螻蟻蝨一曰螻天螻得意飲飽也

今夫齊亦君之水也君長齊

雄長之長

見下 奚以薛為夫齊雖隆薛之城到於天猶之無益

也

正曰一本君長有齊姚氏奚以薛為夫齊句按新序作無齊雖隆云云是蓋夫無音訛又因上夫齊

混字 君曰善乃輟城薛

靖郭君謂齊王曰五官之計

曲禮司徒司空司馬司

事之凡也正曰注家謂此殷制非策所指按記曾子問諸侯出命國家五官而後行注云五官五大夫典

事者高曰不可不日聽也而數覽王曰說吾而厭之

計簿書也言汝既說我則不得自厭故以委之正曰也字當在覽下王曰說吾有缺誤姚云一本作王曰日說五官

吾厭之通鑑云不可不日聽而數覽也王從今與靖

郭君

以五官之計委之補

靖郭君善齊貌辯

齊人補曰姚云古今人表作昆辯師古引此按一本標云修文御覽

北堂書鈔同呂覽作劇齊貌辯之為人也多疵疵病也謂

貌辯元和姓纂崑弁過失補曰此人蓋有奇節門人弗說士尉齊人以証靖

郭君証諫也靖郭君不聽士尉辭而去孟嘗君嬰子文補曰孟

嘗邑名在薛旁按詩又竊以諫竊猶私靖郭君大怒

曰刻而類集韻刻翦也以翦草類族類破吾家苟可慊齊貌

辯者集韻慊慊也吾無辭為之言有可滿貌辯之意雖家

於是舍之上舍猶甲第正曰此本高注按田文傳傳

等之客所舍之名以此令長子御之集韻御侍也正

曰暮進食數年宣元作威王薨閔元作宣王立嬰之

在閔王初下言之薛則此不靖郭君之交大不善於

得言宣王立也正曰說見下靖郭君之交大不善於

閔王辭而之薛與齊貌辯俱留無幾何齊貌辯辭而

行請見閔王靖郭君曰王之不說嬰甚公往必得死

焉齊貌辯曰固不求生也請必行靖郭君不能止齊

貌辯行至齊閔王聞之藏怒以待之齊貌辯見閔王

曰子元作子靖郭君之所聽愛夫愛而聽用其言齊貌辯曰愛

則有之聽則無有王之方為太子之時辯謂靖郭君

曰太子相不仁過願豕視過謂豐願過人豕多反視

注願豕不仁之人其說未詳劉辰翁云過願豕視

俗所謂耳後見腮豕視即相法所謂下邪偷視若是

者信反始信後反不若廢太子更立衛姬嬰兒郊師補曰高注

郊師衛姬子宣王庶弟靖郭君泣而曰不可吾不忍也若聽辯

而為之必無今日之患也此為一至於薛昭陽請以

數倍之地易薛辯又曰必聽之靖郭君曰受薛於先

王封嬰於薛閔王也而曰受於先王蓋宣王有旨封之正曰史以田嬰之封在湣王三年從通鑑則在

宣王二十二年按嬰自威王時任職用事而文之言曰君用事相齊至今三王矣三王者威宣閔也故大

事記以嬰卒文丘附見於閔王元年此策曰受薛於先王先王之廟在薛則是威王之世嬰已受封史亦

不合索隱引紀年梁惠後元十三年四月齊威王封田嬰於薛十月齊城薛十四年薛子嬰來朝十五年

齊威王薨考之史梁惠王後元十三年在今封嬰前一年不得為威王之世亦皆不合惟梁惠前十三年

則正當威王時疑此處有差互而嬰之封薛則實威王之世也雖惡於後王吾獨謂

先王何言無以告於先王且先王之廟在薛吾豈可以先王

之廟與楚乎又不肯聽辯此為二閔王太息長出動氣也

於顏色曰靖郭君之於寡人一至此乎寡人少殊不

知此客肯為寡人來靖郭君乎齊貌辯對曰敬諾靖

郭君衣宣王之衣冠舞其劍先時所賜補曰姚云舞劉本作帶閔王

自迎靖郭君於郊望之而泣靖郭君至因請相之靖

郭君辭不得已而受之七日謝病強辭強猶固不得三

日而聽王聽其辭當是時靖郭君可謂能自知人矣能自

知人故人非之不為沮集韻沮止也此齊貌辯之所以外

生以生為外物無所愛也樂患趣難者也彪謂知人之難貴於知其心齊人曰辯之

為人多疵論其迹也靖郭君獨深善之不可奪知其心也士為知己者死此辯所以不求生歟正曰心迹

之論未當說見章首條下補曰趣即趨

秦伐魏陳軫合三晉而東謂齊王曰古之王者之伐

也欲以正天下而立功名以為後世也今齊楚燕趙

韓梁六國之遞甚也遞言其更相伐不足以立功名適足以

強秦而自弱也非山東之上計也能危山東者強秦

也不憂強秦而遞相罷弱罷疲同而兩歸其國於秦彼兩

我也此臣之所以為山東之患天下為秦相割以割肉喻其相

伐秦曾不出刀補曰北山何先生標天下為秦相烹

也秦曾不出薪喻秦無所事何秦之智而山東之愚邪願

大王之察也古之五帝三王五霸之伐也伐不道者

今秦之伐天下不然必欲反之反古主必死辱死於辱民

必死虜今韓梁之目未嘗乾戰死者多也而齊民獨不也

非齊親而韓梁疏也齊遠秦而韓梁近今齊將近矣

今秦欲攻梁絳安邑絳屬河東秦得絳安邑以東下河必

表裏河山補而東攻齊舉齊屬之海舉言得其地南面而

孤楚韓梁三國在秦之南孤謂稱孤以臣北面而孤

燕趙絕句齊無所出其計矣願王孰慮之今三晉已合

矣復為兄弟約而出銳師以戍梁絳安邑此萬世之

計也齊非急以銳師合三晉必有後憂三晉合秦必

不敢攻梁必南攻楚楚秦構難三晉怒齊不與已也

必東攻齊此臣之所謂齊必有大憂不如急以兵合

於三晉齊王敬諾果以兵合於三晉秦惠後七年韓趙魏燕齊共攻

秦此六年正曰按大事記顯王四十七年當秦惠後三年魏惠後十三年齊宣二十一年秦伐魏取曲沃平周解題軫說齊不知在何年以其說明切附見于此軫與張儀相惡去秦事楚而懷王合六國伐秦距

此四歲軫說或在此時未可知也愚嘗按趙策謂趙

王章韓策或謂韓王章燕策或獻書燕王章皆勸三

晉諸國合從其論秦之情與從國事勢曉暢深切如

虎即禽魚比目引車同舟之譬說殊而義合如秦之

欲伐韓梁東闕周室甚惟寐忘之如約山東皆以銳

師伐韓梁如秦見三晉之堅必南伐楚其言皆合是

必一時之事一人之言也考之此策秦伐魏陳軫合

三晉而東謂齊王其論山東之愚秦之智為秦相割

而秦不出刀為秦相烹而秦不出薪則亦三策之取

譬也秦欲攻梁絳安邑今三晉已合約出銳師以戍

梁三晉合秦必南攻楚則亦三策所言之事也况策

無說楚魏之辭而說四國者皆有戍梁之約攻楚之

料於是竊信其金為陳軫之言無疑也楚懷王受張

儀商於之欺軫諫不聽諫攻秦又不聽其後懷王入

秦屈平昭睢諫而軫無言意其必已去楚矣今言楚

王入秦正誘會武關之時而軫力為魏說諸侯是時

固在魏也軫善楚者約從獨遺楚又勸三晉之移禍

於楚豈略不為楚計哉蓋其知楚謀之不可為入秦

之不可止而諸國之賓秦非特為魏所以為楚所謂
陽擠而陰助之者歟蘇氏兄弟稱說多浮辭數策非
軫不能大事記既著軫說附於顯王四十七年於韓
策謂論秦最得其情因其言梁絳安邑附見於赧王
二十九年魏獻安邑之後皆不能的指其時今徵以
楚王入秦一言當在赧王十六年蓋秦取曲沃平周
距五國伐秦前四年慎靚王三年五國合從實懷王
為長蘇秦之約而無與於軫也懷王入秦次年田文
合韓魏伐秦猶能成一戰之功未必不因軫之說也
反覆參合可決其為軫矣獨燕策言秦伐韓而中山
亡此事據史乃中山未亡四年之前且年表滅中山
在王父死後而後出家先一年大事記取世家史遷所
紀固不能無失趙武靈王十九年初胡服二十年二
十一年二十三年二十五年連歲攻中山畧地得城
邑二十六年復攻中山懷地北至燕代西至雲中九
原二十七年傳國子何稱王父欲畧胡地襲咸陽遂
詐入秦是後已不言攻中山矣惠文三年乃書滅中
山遷其王于膚施意者攘地之時中山已定而未廢

其君後四年始遷其君如西周既滅次年遷其君于
憲孤之類通鑑綱目武靈二十五年書中山君奔齊
而魏策云齊魏伐遷而趙亡中山政是年事則是其
國已亡特其君未得後乃得之燕策所謂中山亡非
舛也故愚並著其說以俟
知者考焉中山餘見燕策

韓齊為與國張儀以秦魏伐韓
儀復相時補曰伐韓
下有缺文必著韓之

請救以下文許
韓使者知之**齊王曰韓吾與國也秦伐之吾將救**

之田臣思曰王之謀過矣不如聽之子噲
燕王與子之

國之燕**百姓不戴諸侯弗與秦伐韓楚趙必救之是**

天下補曰下字衍一本
無大事記從之**以燕賜我也**我我**王曰善乃**

許韓使者而還補曰一本
作遣是**之韓自以得交於齊遂與**

秦戰楚趙果遽起兵而救韓齊因起兵攻燕三十日

而舉燕國燕噲七年此十年補曰此齊宣王所謂五

田齊世家桓公五年秦魏攻韓韓求救於齊桓公召

大臣而謀騶忌曰不若勿救段干明曰不救則韓且

折而入於魏田臣思曰秦魏攻韓楚趙救之是天以

燕與齊也因襲燕取桑丘策即本章○齊威王二十

六年魏圍邯鄲趙求救於齊威王召大臣而謀騶忌

曰不如勿救段干明曰不救則不義且不利云云不

如南攻襄陵以弊魏邯鄲拔而乘魏之敵王從其計

敗魏桂陵策邯鄲之難章威王作田侯段干朋作綸

餘畧同○宣王二年魏伐趙趙當作韓說見前趙與

韓親共擊魏趙不利戰于南梁韓請救於齊宣王召

大臣而謀騶忌子曰不如勿救因忌曰不如早救之

孫子曰云云宣王曰善起兵擊之敗之馬陵第南梁

之難韓請救於齊田召大臣而謀張巧曰不如早救

田臣思曰云云餘皆畧同○史凡三節與策三章互

有同異邯鄲之難與威王條合南梁之難與宣王條

合但史為張巧田臣思策為騶忌孫子唯桓公取桑

丘與威王伐魏宣王伐燕相亂按威王二十一年鄒

忌始相上距桓公取桑丘之歲二十餘年忌豈得已

為大臣史誤以邯鄲一章勦入之明矣田臣思即田

三十一

補曰此齊宣王所謂五

按史

田臣思

曰不若

勿救

段干明

曰不救

則不義

且不利

云云

不救

則韓且

折而入

於魏

田臣思

曰秦魏

攻韓楚

趙救之

是天以

燕與齊

燕噲七年此十年補曰此齊宣王所謂五

按史

田臣思

曰不若

勿救

段干明

曰不救

則不義

且不利

云云

不救

則韓且

折而入

於魏

田臣思

曰秦魏

攻韓楚

趙救之

是天以

燕與齊

而舉燕國

田齊世家

桓公五年

秦魏攻

韓韓求

救於齊

桓公召

大臣而

謀騶忌

曰不若

勿救

段干明

曰不救

則韓且

折而入

於魏

田臣思

曰秦魏

攻韓楚

趙救之

而舉燕國

田齊世家

桓公五年

秦魏攻

韓韓求

救於齊

桓公召

大臣而

謀騶忌

曰不若

勿救

段干明

曰不救

則韓且

折而入

於魏

田臣思

曰秦魏

攻韓楚

趙救之

戰國策

卷之四

升六百五

愚具列史策所載而著大事記之說俾覽者得以考正焉正義云桑丘在易州遂城縣東

張儀為秦連橫儀傳連橫在鄭袖出儀後說楚說韓齊趙卒說燕歸報而惠王死則此當

秦十四年此十三年正四說補補曰此處齊王曰天下強國

無過齊者大臣父兄殷眾富樂無過齊者然而為大

王計者皆為一時說而不顧萬世之利從人說大王

者必謂齊西有強趙南有韓魏負海之國也地廣人

眾兵強士勇雖有百秦將無柰我何大王覽其說而

不察其至實夫從人朋黨比周比周親周相庇也與論語意異補曰猶傳

莫不以從為可臣聞之齊與魯三戰而魯二

勝國以危亡隨其後魯戰勝齊史傳不書時魯故在

雖有勝名而有亡之實是何故也孟子言鄒人與楚人戰與下文不同

齊大而魯小今趙之與秦也猶齊之於魯也秦趙戰

於河漳之上史不書說文濁漳出上黨長子鹿谷山東入清漳清漳出沾山大屯谷入河南

再戰而再勝絕句正曰誤當秦戰於番吾之下

再戰而再勝秦四戰之後趙亡卒數

十萬邯鄲僅存雖有勝秦之名而國破矣是何故也

秦強而趙弱也今秦楚嫁子取婦為昆弟之國儀說

韓獻宜陽魏效河外趙入朝屬弘農補曰池今河南府

齊以趙為障
諺云云

然亦云
戰國策
卷之四
三九
四百九十三同文

攻作破

池縣水經注穀水出嶠東馬頭山穀陽谷東北流歷
池縣水經注穀水出嶠東馬頭山穀陽谷東北流歷
魏池川漢景帝因嶠崑地以為縣崑彌盡彌充二
反割河間以事秦據此則說趙大王不事秦秦驅韓

魏攻齊之南地悉趙涉河關悉悉起其兵河關屬金城史作清河是也正曰

河之關亦通指博關蘇秦傳注齊威六年晉伐齊至博陵博亦近齊也補曰後語注云今兗州博城縣有古關是博關司馬貞云在博州臨菑即墨屬膠

東國補曰今萊州即墨縣非王之有也國一日被攻雖欲事秦不

可得也是故願大王孰計之齊王曰齊僻陋隱居託

於東海之上未嘗聞社稷之長利今大客禮大行人掌大客之儀

幸而教之請奉社稷以事秦獻魚鹽之地三百於

秦三百里也補曰一本有里字○為秦之為去聲

張儀事秦惠王惠王死武王立左右惡張儀曰儀事

先王不忠言未已齊讓又至儀嘗曰儀之所甚憎無大齊王則儀齊所惡也

而秦任之故張儀補曰一本此謂武王曰儀有愚計

願效之王王曰柰何曰為社稷計者東方有大變言

然後王可以多割地割諸侯地今齊王其憎衍張張儀

儀之所在必舉兵伐之故儀願乞不肖身而之梁齊

必舉兵伐之齊梁之兵連於城下連謂不解不能相去王

以其間伐韓入三川出兵函谷而無伐以臨周祭器

戰國策卷之四
四百二十六易文

必出周有先周宗社禮器諸侯所不備今必出以賂秦挾天子按圖籍此王

業也王曰善乃具革車三十乘納之梁齊果舉兵伐

之梁王大恐補曰後語作魏襄王張儀曰王勿患請令罷齊兵

乃使其舍人馮喜之楚藉使之齊齊楚之事已畢事

因謂齊王王甚憎張儀雖然厚矣王之託儀於秦

王也齊王曰寡人甚憎張儀儀之所在必舉兵伐之

何以託儀也對曰是乃王之託儀也儀之出秦因與

秦王約曰為王計者東方有大變然後王可以多割

地齊王甚憎儀儀之所在必舉兵伐之故儀願乞不

愈重復愈妙

肖之身而之梁齊必舉兵伐梁梁齊之兵連於城下

不能去王以其間伐韓入三川出兵函谷而無伐以

臨周祭器必出挾天子按圖籍是王業也秦王以為

然與革車三十乘而納儀於梁而果伐之是王內自

罷音疲勞帥故而伐與國廣鄰敵以自臨而信儀於秦王

也此臣之所謂託儀也王曰善乃止儀傳有虐謂此計之必售策之

必行者也儀之所說於時有妾婦之所蓋市人之所不為者若譽南后以取金欺商於以賣楚皆可鄙也

唯此為文無害儀亦明年死矣宜其言之善歟補曰

大事記秦惠王死公孫衍欲窮張儀見秦策儀之逐其行之力歟正曰鮑謂將死言善爾反覆詭詐之術死猶未已何善之可稱

戰國策

犀首以梁與齊戰於承匡

本宋地見陳留襄邑注補

匡襄牛之地宋襄公所築故曰襄陵

而不勝張儀謂梁主

哀正不用臣

言以危國王因相儀

魏九年此十四年正曰此四年

儀以秦梁之齊

合橫親

補曰猶言從親

犀首欲敗

敗其橫事

謂衛君

嗣曰特儀君曰過衛

衍

非有怨於儀值所以為國者不同耳

值適當也

君必解衍

解說衍於儀使之釋怨

衛君為告儀儀許諾曰與之參坐於衛

君之前

三人合坐

犀首跪行為儀千秋之祝明日張子行

犀首送之至於齊疆齊王聞之怒於儀曰衍也吾讎

衍與齊戰故

而儀與之俱是必與儀

補曰一

鬻吾國矣遂

不聽

慮謂此一時及于殆哉一言一動盡為機弁豈可與同群哉此在衍術中而不悟是以知儀之

疎也故其智暗於秦其辨屈於軫而此謀敗於衍也補曰為儀之為如字

楚王死

懷王

太子在齊質

楚二十九年使太子質於齊名橫是為頃襄王按史楚三

十年懷王入秦秦留之明年頃襄王立立三年懷王乃死與此駁

蘇子

元作秦下並同秦死至是

二十年矣此非代則厲也補曰字誤下並同

謂薛公

文曰君何不留楚太

子以市其下東國

楚策云與我東地蓋楚國之東其地近齊楚地高而此下

薛公

曰不可我留太子郢中立王然則是我抱空質而行

不義於天下也蘇子曰不然郢中立王君因謂其新

王曰與我下東國吾為王殺太子不然吾將與三國

一事而反覆
作下段節節
乎喚亦叙事
之一法此若
書者有意為
文
從橫傀儡線
索盡露在此

共立之齊嘗與秦韓魏敗楚三國謂此重立然則下東國必可得也蘇

子之事此著書者叙說可以請行可以令楚王楚新王亟入下

東國可以益割於楚可以忠太子而使楚益入地可

以為楚王走太子可以忠太子使之亟去可以惡蘇

子於薛公可以為蘇子請封於楚可以使人說薛公

以善蘇子可以使蘇子此二子字因舊自解於薛公蘇子謂

薛公曰臣聞謀泄者事無功計不決者名不成今君

留楚補太子者以市下東國也非亟得下東國者則

楚之計變變則是君抱空質而負名於天下也負荷不義

之名薛公曰善為之柰何對曰臣請為君之楚使亟入

下東國之地楚得成得猶與也齊求地而楚與之為得成則君無敗矣

薛公曰善因遣之故曰可以請行也此七字元作注字此類亦著書

者叙說補曰叙說者分其文而屬之故以此著例姚云曾此七字不作注謂楚王以為懷王則上

言已死以為項襄則項襄即太子也以為新立王則項襄外無他王未詳曰齊欲奉太子

而立之臣觀薛公之留太子者以市下東國也今王

不亟入下東國則太子且倍王之割倍多於前而使齊奉

已楚王曰謹受命因獻下東國故曰可以使楚亟入

地也謂薛公曰楚之勢可多割也薛公曰柰何請告

太子其故

謂告蘇子辭也告以楚獻地之故

使太子謁之君

君薛公也使太

子白以亦欲割地

以忠太子使楚王聞之可以益入地故曰

可以益割於楚謂太子曰齊奉太子而立之楚王請

割地以留太子齊少其地太子何不倍楚之割地而

資齊齊必奉太子太子曰善倍楚之割而延齊

延長行也

故有饒益意

楚王聞之恐益割地而獻之尚恐事不成故

曰可以使楚益入地也謂楚王曰齊之所以多割地

者挾太子也今已得地而求不止者以太子權王也

權者輕重所在

故臣能去太子

使人去齊

太子去齊無辭必不倍

於王也

多割

王因馳强齊而為交

馳亟往

齊辭

齊之說

必聽

王然則是王去讎而得齊交也楚王大說曰請以國

因

因蘇子交齊

故曰可以為楚王使太子亟去也謂太子

曰夫制楚者王也以空名市者太子也齊未必信太

子之言也而楚功見矣

功謂入地

楚交成太子必危矣太

子其圖之太子曰謹受命乃約車而暮去故曰可以

使太子急去也蘇子使人請薛公曰夫勸留太子者

蘇子也蘇子非誠以為君也且以便楚也

太子去楚之便也

蘇子恐君之知之故多割楚以滅跡也

沒其便楚之跡

今勸

太子去者又蘇子也而君弗知也臣竊為君疑之薛

公大怒於蘇子故曰可以使人惡蘇子於薛公也又

使人謂楚王曰夫使薛公留太子者蘇子也奉王而

代立楚太子者代太子立為王又蘇子也割地因約者因為之約

齊補曰一又蘇子也忠王而走太子者又蘇子也今

人惡蘇子於薛公之以其為齊薄而為楚厚也願王

之知之楚王曰謹受命因封蘇子為武貞君楚邑也故

曰可以為蘇子請封於楚也又使景鯉請薛公曰君

之所以重於天下者以能得天下之士而有齊權也

之下當有缺文或之字作者字或衍之字

今蘇子天下之辯士也世與少有言如之者少君因補曰姚云

劉作不善蘇子則是圍塞天下士而不利說途也夫

不善君者且奉蘇子而於君之事殆矣於猶與今蘇子

善於楚王而君不蚤親則是與楚為讎也此亦非薛公之恐楚

王立未能自定安能難齊哉故彪於楚策謂蘇子以此策干薛公不見用世猶載其語也正曰謂不親楚

則與楚為讎以事理言爾于薛公不用世猶載其語亦憶度之辭故君不如因而親

之貴而重之是君有楚也薛公因善蘇子故曰可以

為蘇子說薛公以善蘇子按此則懷王死楚立新王太子卒不得立而頃襄非

太子也史不謂然故其書東國之事亦畧補曰史稱懷王入秦而頃襄立策獨以為懷王死而頃襄立前

太子也史不謂然故其書東國之事亦畧補曰史稱懷王入秦而頃襄立策獨以為懷王死而頃襄立前

後屢見竊以事勢言之楚人知懷王之必不歸而秦
 嬰之以割地故立王以絕秦而喪君有君所以靖國
 頃襄之立非懷王死後明矣史謂當時以詐赴之策
 猶仍之爾特所謂新王及太子不可曉然以逐節考
 之皆有所事實又非飾說也或者太子未返之時郢中
 立王邪姑缺所疑○為之為交為武為讐之為如字
 齊王夫人死有七孺子者皆近言其親幸薛公欲知王所
 欲立乃獻七珥以充也美其一明日視美珥所在勸
 王立為夫人補曰與楚策謂昭魚云云
 孟嘗君將入秦傳言秦昭王聞其賢求見之故將入止者千數而弗聽
 蘇代元作秦今並從傳欲止之孟嘗君曰人事者吾已盡知
 之矣吾所未聞者獨鬼事耳蘇代曰臣之來也固不

敢言人事也固且以鬼事見君孟嘗君見之謂孟嘗

君曰今臣來過於淄上淄水出太有土偶人偶相人也比土

為之正曰索隱云偶類於人也與桃梗集韻梗畧也荒也此蓋枯木

有大桃樹屈蟠三千里枝間東北曰鬼門萬鬼所由

往來上有二神人曰茶與鬱壘主治害鬼故使世人

刻桃畫其首正歲置門上辟鬼正曰梗枝梗也趙策

蘇秦說李兌作土梗木梗謂木梗曰汝非木之根則

木之枝是枝根皆可言梗此謂刻桃木為人也史及

說苑作土偶人木偶人索隱謂以土偶比涇陽君木

偶比孟嘗君時秦昭王使涇陽君為質以求孟嘗君○高誘注茶一本作余相與語桃梗謂
 土偶人曰子西岸之土也挺子以為人挺拔也拔於土中正曰挺
 他昂反直也藝文至歲八月降雨下降大雨自上而下
 類聚及是本作延也異於飄洒

挺猶乾也

類聚及是

藝文

戴文

淄水至則汝殘矣殘敗壞也土偶曰不然吾西岸之土也

土則復西岸耳今子東國之桃梗也刻削子以為人

降雨下淄水至流子而去則子漂漂者將如何耳往如

也不知其所在正曰如何止是語助今秦四塞之國譬如虎口而君入

之則臣不知君所出矣孟嘗君乃止傳有補曰此時不行其人秦蓋

後在孟嘗君在薛史言文代立在薛時未相也正曰代立

荆人攻之淳于髡為齊使於荆還反過薛孟嘗君補

令人體貌有禮容也而郊迎之謂淳于髡曰荆

人攻薛夫子弗憂文無以復侍矣言且淳于髡曰敬

聞命至於齊畢報以使事悉王曰何見於荆對曰荆

甚固言其不通而薛亦不量其力王曰何謂也對曰薛不

量其力而為先王立清廟詩注祭有清德之宮正曰

荆固而攻之清廟必危故曰薛不量力而荆亦甚

固齊王和其顏色曰嘻集韻痛也正曰徐云痛而呼

痛而呼之傷宗先君之廟在焉疾與兵救之顛蹶之

請此著書者詞也言善說者不勞而望拜之謁望而

雖得則薄矣言他人請謁雖有善說者陳其勢

言謁之恭

言謁之恭

言謁之恭

言其方方大人之急也言應若自在隘窘之中隘險

豈用強力哉

孟嘗君奉夏侯章齊人正曰以四馬百人之食言饗

遇之甚歡夏侯章每言不嘗不毀之也如云未嘗或

以告孟嘗君孟嘗君曰文有以事夏侯公矣勿言言

之厚彼董之繫菁齊人以問夏侯公夏侯公曰孟嘗君

重非諸侯也而奉我四馬百人之食我無分寸之功

而得此然吾毀之以為之也君所以得為長者賢有

稱高祖曰為以吾毀之也補曰一本以吾毀之者也

此在吾以身為孟嘗君豈得待元作持補曰姚云劉作

之訛得者言也彪謂君子所以報知我者亦多術矣

似侯羸而不及

孟嘗君謙坐謙合語也正謂三先生曰願聞先生有

以補文闕者也補曰高法先生長一人曰嘗天下之

主嘗不稱意也言孟嘗有侵君者侵凌臣請以臣之

血湔其衽湔同集田督曰車軼之所能至軼轍請

掩足下之短元行誦足下之長千乘之君萬乘之相

其欲有君也有言欲如使而弗及也若有使之勝賢

元作腎字書無之亦可作股齊人

曰臣願以足下之府庫財物收天

下之士能為君決疑應卒

與符同

若魏文侯之有田子

方段干木也

二人文侯師友

此臣之所為君取矣

求以此為孟嘗所取

正曰為孟嘗取此人也

孟嘗君舍人有與君之夫人相愛者

夫人姬媵之過稱非其配也與

下十妃同

或以問孟嘗君曰為君舍人而內與夫人相愛

者亦甚不義矣君其殺之君曰睹貌而相說者人之

情也其錯之

錯措同也

勿言也居暮年君召愛夫人者而

謂之曰子與文游久矣大官未可得小官公又弗欲

衛君

嗣君

與文布衣交

言交於未貴時

請具車馬皮弊

皮羔狐之屬宗

伯孤執皮帛

正曰羔乃生贄

狐皮無據禮注皮帛者束帛而表以虎豹皮為飭宗伯之制恐難引以言此

高注皮鹿皮弊束帛

願君以此從衛君遊舍人

補三字

遊於衛甚

重齊衛之交惡衛君甚欲約天下之兵以攻齊是人

謂君曰孟嘗君不知臣不肖以臣欺君

欺者已不肖而孟嘗言其

且臣聞齊衛先君刑馬壓羊

殺馬軟其血又壓羊殺之以盟使諭者如

此正曰高注壓亦殺也

盟曰齊衛後世無相攻伐有相攻伐者

令其命如此今君約天下之兵以攻齊是足下背先

君盟約而欺孟嘗君也願君勿以齊為心君聽臣則

可不聽臣若臣不肖也言或以此人不肖輒以頸

血湔足下衿交衽也衛君乃止齊人聞之曰孟嘗君可

語言可與語正曰姚云語劉作謂宜至矣字句善為事矣轉禍為功周衰

禮義消亡以若孟嘗者為能愛士愛則愛矣然非禮之愛也以若舍人者為能強爭強則強矣然亦非義之強也補曰事亦可醜而論著者以為美談邪袁盜從史事類此

孟嘗君有舍人而弗說欲逐之魯連齊人謂孟嘗君

曰猿獼猴錯木據水言自置木上一句錯舍置也則不若

魚鼈據猶處下歷險乘危則騏驥不如狐狸曹沫音

奮三尺之劍一軍不能當魯記莊公與齊桓公會柯沫執七首劫桓公歸魯侵

地使曹沫釋其三尺之劍而操鈹鐻與農人居壠畝

之中壠田塙補曰鈹七遙反與鈹同鐻乎高反說文拔去田草也即薶則不若農夫

故物舍其所長之其所短於堯亦有所不及矣今

使人而不能則謂之不肖教人而不能則謂之拙拙

則罷之不肖則棄之使人有棄逐不相與處言黨友以此士

見棄逐不而來害相報者棄逐者必之他國自彼來

豈非世之立教首也哉言後人視孟嘗君曰善乃弗

逐彪謂仲連立言

孟嘗君出行國按行之行兼相他國至楚獻象床象

齒

張罷

為郢之登徒

楚官也好色賦登徒子注以為姓非正

鮑見此故以登徒為官名未見所

直使送之

直猶不當

欲行見孟嘗君門人公孫戍曰

補曰戍音恤

臣郢之登徒

也直送象床象床之直千金傷此若髮漂

漂飄同言其細若絲

髮補曰姚云

賣妻子不足償之足下能使僕無行先

人有寶劍願得獻之公孫戍

補

曰諾入見孟嘗君曰

君豈受楚象床哉孟嘗君曰然公孫戍曰臣願君勿

受孟嘗君曰何哉公孫戍曰小國

補曰小國疑當作大國後語作五國

蓋首句作出

所以皆致相印於君者聞君於齊能振

達貧窮有存亡繼絕之義小國英傑之士

才出萬人曰英千人

曰傑皆以國事累君

累猶諉諉之以事所以累之

說君之義慕君之

廉也今君到楚而受象床所未至之國將何以待君

臣成願君勿受孟嘗君曰諾公孫戍趨而去未出至

中閨

特立之戶上闔下方

君召而返之曰子教文無受象床甚

善今何舉足之高志之揚也公孫戍曰臣有大喜三

重之寶劍一

重言三喜外復有此

孟嘗君曰何謂也公孫戍曰

門下百數莫敢入諫臣獨入諫臣一喜諫而得聽臣

二喜諫而止君之過臣三喜輸象床

輸亦送也

郢之登徒

不欲行許成以先人之寶劍孟嘗君曰善受之乎公

孫成曰未敢曰急受之因書門版曰有能揚文之名

止文之過私得寶於外者疾入諫彪謂孟嘗君於是能立德矣吾知欲

止吾過而已彼得寶於我庸何傷且諫者士之所難因得寶而摧折之後孰敢以過聞乎吾哉

齊人有馮煖史作驩並况袁反補曰煖即諛故諛或作喧者貧乏不能自

存使人屬孟嘗君屬囑願寄食門下孟嘗君曰客何

子曰客無好也曰客何能曰客無能也孟嘗君笑而

受之曰諾左右以君賤之也食以草具草不精也具饌具○正曰

草菜也陳平傳惡草具注去肴肉云云居有頃倚柱彈其劍補曰以下文例之疑

當有歌曰長鋏歸來乎鋏劍把也欲與俱去補曰食

無魚左右以告孟嘗君曰食之比門下之客補曰列

嘗君厨有三列上客食肉中客食魚下客食菜○一本比門下之魚客居有頃復彈其

鋏歌曰長鋏歸來乎出無車左右皆笑之以告孟嘗

君曰為之駕比門下之車客乘車之客於是乘其車揭其

劍集韻揭舉也擔也過其友曰孟嘗君客我待我以客後有頃復

彈其劍鋏歌曰長鋏歸來乎無以為家補曰吳氏韻補家叶工乎

反左右皆惡之以為貪而不知足孟嘗君問馮公有

親乎對曰有老母孟嘗君使人給其食用無使之於

是馮煖不復歌後孟嘗君出記記疏問門下諸客誰

習計會計會會總合也正曰會古外反周禮司會注大計也小宰要會注計最之薄書月計曰要

能為文收責於薛者乎責債同集韻適財也馮煖署曰能

也署言孟嘗君恠之曰此誰也左右曰乃歌夫長鋏歸

來者也孟嘗君笑曰客果有能也言果則孟嘗固意其能也吾負

之未嘗見也請而見之謝曰文倦於是是謂國事正曰一本是作

事蓋因音而訛說閔王憤於憂憤潰同憤亂也而性

惇愚惇當作懦集韻弱也沉於國家之事開罪於先生得罪於

也愆之補曰沉沒溺也下沉於義同先生不羞乃有意欲為收責於薛

乎馮煖曰願之於是約車治裝載券契而行券亦契契別書

之以刀判其旁辭曰責畢收以何市而反孟嘗君曰視吾家

所寡有者驅而之薛使吏召諸民當償者悉來合券

券徧合赴凡券取者與者各收一責則合驗之徧合矣乃來聽命補曰一本赴作起則起屬下

文謂作起而矯命及黠傳注矯託也以責賜諸

民因燒其券民稱萬歲祝孟嘗也長驅到齊行不晨而求

見孟嘗君恠其疾也衣冠而見之曰責畢收乎來何

疾也曰收畢矣以何市而反孟嘗問也馮煖曰君云視吾

家所寡有者臣竊計君宮中積珍寶狗馬實外廐美

人充下陳陳猶列君家所寡有者以義耳竊以為君市

義孟嘗君曰市義柰何曰今君有區區之薛不拊愛

子其民拊猶摩也因而賈利之臣竊矯君命以責賜諸

民因燒其券民稱萬歲乃臣所以為君市義也孟嘗

君不補曰元說曰諾先生休矣休息也後暮年齊王謂

孟嘗君曰寡人不敢以先王之臣為臣補曰此遣其就國而為之

辭猶漢世所謂列侯亦無由教訓其民孟嘗君就國於薛未至百里民

扶老攜幼迎君道中終元作正日孟嘗君顧謂馮煖先

生所為文市義者乃今日見之馮煖曰狡兔有三窟

僅元作今補曰姚本今作僅得免其死耳今有一窟未得高枕而

卧也請為君復鑿二窟孟嘗君予車五十乘金五百

斤西游於梁謂梁元作王昭正曰文奔魏在昭王時

作秦曰齊放其大臣孟嘗君此非當時所稱追書云爾於諸侯先

迎之者富而兵強於是梁王虛上位以故相為上將

軍補曰徙故相為上將軍而虛相位以待孟嘗也遣使者黃金千斤車百乘

往聘孟嘗君馮煖先驅誠孟嘗君曰千金重幣也百

乘顯使也齊其聞之矣梁使三反孟嘗君固辭不往

也齊王聞之君臣恐懼遣太傅本周官此齊大臣也齎黃金千

斤文車二駟文彩繪也服劔一王所自佩者封書補曰一本書下無一字則

上當以謝謝孟嘗君曰寡人不祥被於宗廟之崇沉於

諂諛之臣開罪於君寡人不足為也願君顧先王之

宗廟姑反國統萬人乎集韻統攝理也馮煖誠孟嘗君曰願

請先王之祭器立宗廟於薛前自靖郭君時既立廟矣今又請立則所謂宗

廟者非一王也廟成還報孟嘗君曰三窟已就君姑高枕為

樂矣孟嘗君為相數十年無纖介之禍者介獨也獨則不眾故

為微細之詞一說喻馮煖之計也孟嘗傳有處謂能者客之人孰不能

草芥也正曰介芥通馮煖之計也孟嘗傳有處謂能者客之人孰不能

客無能者孟嘗於是為不可幾也煖之市義賢矣而

為之營窟則亦聲利之客耳嗟乎氣俗之移人莫覺

悟也以煖之賢而不能自擢於眾况不賢者乎補曰

史文稍異末無三窟之說為勝正曰馮公自言無能

非真無能也孟嘗蓋已知之故聞其署則曰客果有

能也魏子予粟馮公焚券孟嘗卒蒙其力百乘之家

不畜聚斂之臣豈迂也哉食以食之

孟嘗君逐於齊而復反此三十年孟嘗奔薛此言復反傳言王召之因謝病老於

薛與此駁正譚拾子齊人迎之於境謂孟嘗曰君得無

有所怨於齊士大夫孟嘗君曰有君滿意殺之乎拾子

借以殺之孟嘗君曰然譚拾子曰事有必至理有固

然君知之乎孟嘗君曰不知譚拾子曰事之必至者

死也理之固然者富貴則就之貧賤則去之此事之

必至理之固然者請以市諭市朝則滿夕則虛非朝

愛市而夕憎之也求存故往所求者存亡故去願君

勿怨孟嘗君乃取所怨五百牒牒札也書削去之不

敢以為言馮驩傳畧同以此策及驩傳考之蓋反而後謝病也

蘇子元作秦史作代自燕之齊此三十六年正見於

章華補曰姚及一南門史作東門注齊都賦小城北

地志齊城東有閭門武鹿章華之門齊王曰嘻集韻有所多大子之來

也秦使魏冉致帝致帝號子以為何如對曰王之問

臣也卒與粹而患之所從往補曰一本者微患在後

往與從來異也今未著故言微今不聽是恨秦也違秦秦聽之是恨

天下也不如聽之以為元作秦為猶善正曰勿庸稱

也庸用以為天下秦稱之天下聽之王亦稱之先後

之事帝名為無傷也雖稱有先後秦稱之而天下不

聽王因勿稱元愆於以收天下此大資也齊記三十

謂此策自為智則明為人謀則忠蘇張之巨擘也正

曰受帝號以順秦而不稱以收天下無非詐謀耳補

曰子以為之為如字

蘇子元作謂齊王曰齊秦立為兩帝王以天下為尊

秦乎且尊齊乎王曰尊秦釋帝蘇子則天下愛齊乎

且愛秦乎主曰愛齊而憎秦兩帝立亦問約伐趙孰

與伐宋之利也對曰伐宋利補此五字正曰姚云劉

對曰夫約然然其伐宋之約補曰史作夫約鈞然

輕齊齊釋帝則天下愛齊而憎秦伐趙不如伐宋之

利故臣願王明釋帝以就天下倍約償秦倍背同償

有宋則衛之陽城危汝南潁川皆有正曰非衛有淮

北淮水之北淮出平氏桐柏正曰淮出南陽平則楚

之東國危有濟西莊十八注濟水之西則趙之河東危趙河之

有陰平陸陰屬南陽正曰陰則梁門不啓大梁之門故

釋帝而貳之以伐宋之事貳不與秦合也秦則國重

而名尊燕楚以刑服刑猶威也言畏威而天下不敢

不聽此湯武之舉也敬秦以為名非實而後使天下

憎之此所謂以卑易尊者也願王之孰慮之也齊記

為一章今詳上章猶欲聽秦此章決

蘇子元作說齊閔王曰臣聞用兵而喜先天下者憂

約結而喜主怨者孤為約以結與國而伐人人

此以二字

雄詞奇句出之不窮其辭

七之文

立意之格

下篇主意

直令人謂
與令人悲

與也夫後起者藉也藉言有所資權是也而遠怨者時也得其時也

人怨之則雖欲乘時不能也是以聖人從事必藉於權權者事之宜重之所

在也上言後起者藉藉此而已而務興於時夫權藉者萬物之率也

猶長也而時勢者百事之長也故無權藉倍時勢倍

同而能事成者寡矣今雖干將莫邪博物志干將陽龍文莫邪陰漫

理此二劍吳王使干將作干將越人莫邪其妻亦善作劍非得人力則不能割

矣劇利也堅箭利金不得弦機之利則不能遠殺矣矣

非不銛集韻利也而劍非不利也何則權藉不在焉何以

知其然也昔者趙氏襲衛車舍人主車者不休傳傳驛遞也

第

言其衛國城割平言城中割地衛八門土以上塞門而守而

二門墮矣補曰墮許規反此亡國之形也衛君既行告朔於

魏魏王補曰魏武侯也時未稱王此辯身被甲

底劍底砥同挑趙索戰邯鄲之中驚亂河山之間

亂衛得是藉也亦收餘甲而北面殘剛平墮中牟之

郭中牟屬河南趙獻侯自耿徙此趙記注詐正曰此據地理志贊及索隱以為非正義云中牟趙邑在

相州蕩陰縣西有衛非強於趙也譬之衛矢而魏弦

機也藉力魏而有河東之地趙敬侯四年築剛平以

趙剛氏懼楚人救趙而伐魏戰於州西州屬出梁

戰國策 卷之四 八 余軒

門軍舍林中

魏記注宛有林鄉

馬飲於大河趙得是藉也亦

襲魏之河北

屬河東

燒棘蒲

元作溝下同敬侯六年借兵楚取魏棘蒲不注宣二

年注大棘在陳留襄邑南蒲南蒲蒲坂也謂此正曰正義云今趙州平棘縣古棘蒲邑

隊黃城

八年拔魏黃城陳留外黃是正曰正義云括地志故黃城在魏州冠氏縣南十里因黃溝為名按陳留外黃城非陌所別也大

勸行若勸語行言其決也

城之隊也棘蒲之燒也此皆非趙魏之欲也然二國

勸行之者何也衛明於時權之藉也今世之為國者

不然矣兵弱而好敵強國罷而好衆怨

罷疲同音下同樂與衆為

怨事敗而好鞠之

鞠窮也言遂事

兵弱而憎下人

衍也字補曰姚云魯

本無此字

地狹而好敵大事敗而好長詐

長益

行此六者

而求霸則遠矣臣聞善為國者順民之意而料兵之

能然後從於天下

從謂後之

故約不為人主怨伐不為人

挫強

不以兵為人挫強敵

如此則兵不費權不輕地可廣欲可

成也昔者齊之與韓魏伐

行秦字

秦楚也

正曰齊閔王十一年楚懷

二十六年齊與韓魏為楚負其從親而合秦遂共戰伐楚閔王十六年合韓魏以伐秦秦昭王九年也

非甚疾也分地又非多韓魏也

言得地等耳

然而天下獨

歸咎於齊者何也以其為韓魏主怨也

是楚懷二十六年此二十

一年正曰此十一年

且天下徧用兵矣齊燕戰而趙氏兼中山

此十一年

且天下

張世明

秦楚戰韓魏不休而宋越專用其兵未詳此十國者皆

以相敵為意而獨舉心於齊者何也約而好主怨伐

而好挫強也且夫強大之禍常以王人為意也欲為人王

夫弱小之殃常以謀人為利也補曰恃謀人以利而致殃是以

大國危小國滅也大國之計莫若後起而重伐不義

不義雖可伐亦不可輕正曰主於後起藉權不以伐不義為急也夫後起之藉與多

而兵勁人多與則是元作事補曰姚以眾強敵元作罷

寡也兵必立補曰疑有缺字也事不塞天下之心則利必附

矣大國行此則名號不攘而至攘猶取霸王不為而立

矣小國之情莫如謹元作僅下同靜而寡信諸侯信猶特也莒蔡

是謹靜則四鄰不反寡信諸侯則天下不賣外不賣

內不反則穡積元作擯禍朽腐而不用幣帛矯蠹矯揉箭箱也故

有變意此言變其初也正曰別本注矯一作矯去堯切火行也姚及別本此下皆有而不服矣一句文

義明白今添而不服矣言貨財足也小國道此道猶行則不祠而

福矣不貸而見足矣貸音代從人求物也故曰祖仁者王立義

者霸用兵窮者亡何以知其然也昔吳王夫差以強

大為天下先衍強字補曰姚云會本無強字襲郢而棲越身從諸侯

之君諸侯從之而卒身死國亡為天下戮者何也此夫差

強天之禍

平居而謀王強大而喜先天下之禍也昔者萊莒好

謀東萊故萊子國補曰春秋齊侯滅萊傳萊恃謀也陳蔡好詐莒恃越而滅

莒莒蔡皆恃遠忽近而亡正曰策但言有恃蔡恃晉而亡此皆內長詐外信

諸侯之殃也由此觀之則強弱大小之禍可見於前

事矣語曰騏驥之衰也駑馬先之孟賁之倦也女子

勝之夫駑馬女子筋力骨勁非賢於騏驥孟賁也何

則後起之藉也今天下之相與也不並滅與猶恃也言與之相

有能特亦不皆亡在所處耳案兵而後起寄怨而誅不直

微用兵而寄於義寄言假手於人不為主也猶假也補曰寄怨而誅不直者使人誅之

而巳不主怨即所謂重伐不義也微用兵而寄於則義者隱其用兵之真情而寄寓於義以為名也

亡天下可跼足而湏也跼不伸也明於諸侯之故察於地

形之理者不約親不相質而固質質子不趨而疾衆事

而不反衆事猶共事交割而不相憎交言彼此割地俱強而加以

親何則形同憂而兵趨利也補曰衆事宜多反覆交割地者宜相憎俱強者

何以知其然也昔者燕齊戰於

桓之曲家語所謂桓山蓋在齊魯之間燕不勝十萬之衆盡胡人襲

燕樓煩數縣樓煩屬取其牛馬此蓋之夫胡之與齊

非素親也而用兵又非約質而謀燕也然而甚於相

趨者何也元行何則形同憂而兵趨利也由此觀之

約於同形則利長後起則諸侯可趨役也可使趨我

故明主察相相之明誠欲以霸王行也為志則戰攻

非所先戰者國之殘也有害而都縣之費也隱元年

宗廟之主曰都周制二千五百家為縣正曰周禮四

甸為縣四縣為都又五鄙為縣又禮小曰邑大曰都

殘費已先而能從諸侯者寡矣彼戰者之為殘也士

聞戰則輸私財而富軍市士眾所聚輸飲食而待死

士令折轅而炊之也殺牛而觴士觴實曰觴則是

路窘之道也路疑作露言國中所有悉出於外又疑

作路窘言財用窘於道路正曰止是道

路之 中人禱祝國中之人君翳釀翳華蓋也故有隱

義言釀於中以待

至飲 通都小縣置社亦言禱祀之事有市之邑莫不

正事而奉王事謂財賦則此虛中之計也夫戰之明

日屍死扶傷屍未雖若有功也軍出費中哭泣則傷

主心矣死者破家而葬夷傷者空財而共藥夷亦傷

完者內酺而華樂酺大飲也故其費與死傷者鈞與

同 故民之所費也十年之田而不償也軍之所出矛

戟折矛首矛也兵車所建補曰詩二矛注首 鏃絕

敘事碎而痛
切西京以下
不能太迫矣



戰折 鏃絕 傷弩破車罷馬亡矢之太半甲兵之具

宮之所私出也

宮如父子異宮之宮古者寓兵於農故私家出之

士大夫之

所匿廝養士之所竊

廝折薪養馬者

十年之田而不償也天

下有此再費者而能從諸侯者寡矣攻城之費百姓

理檐蔽

檐衣蔽前者檐蔽豐言也言士作苦衣易故亟治之

舉衝櫓

衝陷陣車正作

輶補曰城上露屋為櫓戰陣高巢車亦為櫓此與衝並言亦車也

家雜總

全家併作

身窟

穴中

謂地

罷於刀金

兵器也

而士困於土功將不釋甲

甚數而能拔城者

數數

為亟耳上倦於教士斷於兵

斷音短截也

故三下城而能勝敵者寡矣故曰彼戰攻者

非所先也何以知其然也昔智伯瑤攻范中行氏殺

其君滅其國又西圍晉陽吞併二國而憂一主

趙襄子

此用兵之盛也然而智伯率身死國亡為天下笑者

何謂也兵先戰攻而滅二子之

補患也

患在滅二子

昔者

中山悉起而迎燕趙南戰於長子敗趙氏北戰於中

山克燕軍殺其將夫中山千乘之國也而攻萬乘之

國二再戰比勝

比相

此用兵之上節也

節猶

然而國

遂亡君臣於齊者

此二十九年書佐趙滅中山補曰說見前及燕策

何也不

嘗於戰攻之患也

嘗吝

由此觀之則戰攻之敗可見

於前事矣

補補曰事下或有缺字

今世之所謂善用兵者終戰

比勝終謂窮兵而守不可拔守城期於不拔天下稱為善一國得

而保之得所稱為善者保恃之則非國之利也臣聞戰大勝者

其士多死而兵益弱守而不可拔者其百姓罷而城

郭露外無居人故暴露夫士死於外民殘於內而城郭露於

境則非王之樂也今夫鵠的的即鵠也所謂侯中補曰栖皮曰鵠非咎

罪於人也補曰姚云咎一作樞劉作喜按便弓引弩

而射之便謂巧審弓得便巧乃發中者則善人善之補曰不中則

愧少長貴賤則同心於貫之者何也惡其示人以難

也的以難中人爭欲貫之如惡之然人如的者人所惡也今窮戰比勝而守必

不拔則是非徒示人以難也又且害人者也然則天

下仇之必矣夫罷士露國而多與天下為仇則明君

不居也素用強兵而弱之素猶常也言兵常用雖強必弱則察相不

事不從事於此補曰彼明君察相者則五兵不動五兵

注刀劔矛戟矢正曰此據淮南子注今按諸說不一周禮司右月令注弓矢及矛戈戟司兵車注戈及戟夷矛酋矛毅梁注而諸侯從辭讓而重賂至矣故明

君之攻戰也甲兵不出於軍而敵國勝衝櫓不施而

邊城降士民不知而王業至矣彼明君之從事也用

財少曠日遠而利長者曠闊也日雖闊遠其利不窮故曰兵後起

五十四 楊法善四百七十五

則諸侯可趨役也臣之所聞攻戰之道非師者師言

不用師雖有百萬之軍比之堂上言謀之於堂彼自敗也補曰比當作此諸

本皆作比不知何故此注亦作敗釋矣章本字同雖有闔閭吳起之將闔閭將孫

武也此以君臣互言之正禽之戶內千丈之城拔之日將若闔閭之善用兵

尊俎之間俎肉有豆上百尺之衝折之衽席之上鄭玄記注衽卧

也故鍾鼓竿瑟之音不絕地可廣而欲可成和樂倡

優侏儒之笑侏儒短小人也不乏諸侯可同日而致也

故名配天地不為尊利制海內不為厚言其功德之崇雖名利若

此猶不足稱也故夫善為王業者在勞天下而自逸亂天下

而自安諸侯無成謀圖我之則其國無宿憂也言無

之憂正曰宿留也猶宿諾何以知其然也補補曰上文例宜有也字佚治在我

勞亂在天下則王之道也銳兵來則拒之患至則趨

之趨言往應之使諸侯無成謀則其國無宿憂矣何以知

其然也元作矣昔者魏王惠擁土千里帶甲三十六萬

恃補其強而拔邯鄲十八年西圍定陽屬上又從十二

諸侯朝天子以西謀秦秦王恐之此孝公也此史秦人故尊稱之正曰

前說見寢不安席食不甘味令於境內盡堞中堞城上女墻

為戰具竟補曰即上文境字也堞中為戰具境內為守備為守備為死士置

將以待魏氏衛鞅謀於秦王曰夫魏氏其功大而令
行於天下有十二諸侯而朝天子其與必衆故以一
秦而敵大魏恐不如王何不使臣見魏王則臣請必
北魏矣秦王許諾衛鞅見魏王曰大王之功大矣令
行於天下矣今大王之所從十二諸侯非宋衛也則
鄒魯陳蔡此固大王之所以鞭筆使也策不足以
王天下大王不若北取燕東伐齊則趙必從矣西取
秦南伐楚則韓必從矣大王有伐齊楚心而從天下
之志使天則王業見矣大王不如先行王服王者然

後圖齊楚魏王說於衛鞅之言也故身廣公官制丹

衣柱以丹帛為柱衣建九旂旂從七星之旗鳥隼

又繪星馬正曰按考工記并注龍旂九旂諸侯所建
鳥旗七旂鳥隼為旗州里所建孤旌柱矢畫柱矢此
與曲禮合龍旂即青龍鳥隼即朱雀柱矢恐即招搖
注所謂畫七星者又禮百官載旗此言七星之旗而
又以天子言戰國不可以古制準也此天子之位也而魏王處之於是

齊楚怒諸侯奔齊齊人伐魏殺其太子覆其十萬之

軍魏王大恐跣行地也按兵於國而東次於齊過

為次往然後天下乃舍之當是時秦王垂拱而受西

河之外垂衣拱手言無所事而不以德魏王故衍曰

收上愈有波
瀾有精彩

國策

卷之四

一本無曰姚云衛鞅之始與秦主計也謀約不下席言於尊

俎之間謀成於堂上而魏將已禽於齊矣衝櫓未施

而西河之外已補入於秦矣此臣之所謂北補曰之

堂上禽將戶內拔城於尊俎之間折衝席上者也謂

此策輾轉皆中事機而不詭於聖雖鍾等倡樂非所以啓人主者亦孟子色貨之比閔王驕不能聽以及鼓里之禍百世之戒也正曰此策談兵主於後起藉權不爲人主怨其云案兵而後起寄怨而誅不直微用兵而寄於義最其術之深者是豈仁義之師正大之論乎雖其後極言戰之害何救於失哉鍾鼓倡樂之云視孟子與民同樂之意不類鮑之不察甚矣補曰蘇秦佯爲得罪燕而亡走齊說潛王厚葬以明孝高宮室太苑囿以明得意欲散齊而爲燕蘇代繼之實祖秦之故智大事記云齊之伐宋也蘇代實啓之

秦之救宋也蘇代復止之代爲燕反間驕其君勞其民而速其亡也其說燕曰齊王長主也而自用也南攻楚五年蓄積散西困秦三年民憔悴士罷弊又以餘兵舉五千乘之勁宋而包十二諸侯此其君之欲得也其民力竭也云云此策之謀既中而勸燕伐齊也此策舊爲蘇秦實誤前章代誤爲秦或遂以此爲代則亦不然代之謀如彼豈能勸齊王後戰哉一本每卑首二字者是矣抑是言也當在滅中山後取准北滅宋侵三晉之前此士之明蓋已逆知閔王之敗矣○策文甚佳首以用兵後起約結遠怨二端爲言而以權藉時勢明之今雖干將以下止求霸則遠矣言先天下之禍後藉之得也臣聞善爲國以下止好挫強也言遠怨之得主怨之禍也且夫以下至強弱大小之禍可見於前事矣爲一節語曰以下至戰攻之敗可見前事爲一節今世所謂善用兵以下至篇終爲一節三節皆推言用兵不爲天下先之意而不主怨之意在其中錯綜起應變化不窮只何以知其然也一語六用而不覺其復○劇姑衛反分佚問反

鴿工毒反射食亦反為人為韓
為死之為王天下之王去聲

齊負郭之民背負猶有孤孤咷者補曰孤孤咷孤因孤字誤衍大事記去之

呂春秋貴直論狐援云云即謂此正議也古今人表作狐爰正議閔王斲之檀衢

斲斬也檀衢蓋齊市名百姓不附齊孫室子陳舉公孫家子直

言殺之東閭宗室離心司馬穰苴田完之裔為景公將去此時遠甚蓋

誤其名正曰大事記引蘇氏謂史稱齊景公時晉伐阿鄆燕侵河上晏子薦穰苴斬監軍莊賈因以成功為政者也殺之

春秋左氏無此事意穰苴嘗為閔王却燕晉而戰國雜記妄以為景公時大臣不親以故燕舉兵使昌國君樂毅魏樂羊之後將而擊

之齊使向子及下達于史不書補曰呂春秋作觸子將而應之後起齊為應

軍破向子與一乘亡達子收餘卒復振與燕戰求所以賞元作者閔王不肯與軍破走王奔莒此四十年正曰三十

年淖齒數之曰夫千乘青州博昌之間屬千方數百

里雨血露衣王知之乎王曰不知嬴博之間二縣屬太山補

禮檀弓注今泰山縣地坼至泉主知之乎主曰不知人有當

闕而哭者闕門求之則不得去之則聞其聲主知之

乎主曰不知補曰三不知字春秋後語皆作知之通鑑從之淖齒曰天雨血

露衣者天以告也地坼至泉者地以告也人有當闕

而哭者人以告也天地人皆以告矣而王不知戒焉

戰國策卷之四
五二八 張文
四百九

何得無誅乎於是殺閔王於鼓里莒中太子名法章是為襄

乃解衣免服逃太史之家為漑園注漑灌君王后太

史后氏女后姓也以其姓后不可曰后后故曰君王后也正曰姚本作太史氏女無后字後策

知其貴人善事之田單以即墨之城破亡餘

卒破燕兵給騎劫給敗也劫燕將代樂毅者毅傳言單設詐敗燕軍遂以復

齊襄五年遽迎太子於莒立之以為王時立五年矣迎而立之齊耳

襄王即位立補補曰位下有缺字君主后以為后生齊王建補曰

兩音預為漑之為去聲

王孫賈年十五事閔王王出走失王之處其母曰女

朝出而晚來則吾倚門而望女暮出而不還則吾倚

閭而望女今事王王出走女不知其處女尚何歸責其

親王不如我之親友王孫賈乃入市中曰淖齒亂齊國殺衍閔字

閔正曰迫書之辭王欲與我誅者袒右右市人從者四百人

與之誅淖齒刺而殺之補曰袒蕩旱反今循習作徒案反說文禡也露臂

襄王閔王子元年慎觀王三十二年戊寅

燕攻齊取七十餘城唯莒即墨未下齊田單以即墨

破燕殺騎劫初燕將史亦攻下聊城屬東郡高紀注在平原正曰括

人或讒之補曰姚氏曰三同集無初燕止讒之十一字則知此

地志云故聊城在博州聊城西

章首有誤脫燕將懼誅遂保守聊城不敢歸田單攻之歲

餘士卒多死而聊城不下補曾連乃為書約之矢束

書於矢上以射城中遺燕將曰吾聞之智者不倍時而棄

利倍背勇士不怯補曰史記作却死而滅名忠臣不先身而

後君今公行一朝之忿不顧燕王之無臣惠非忠也

殺身亡聊城而威不信於齊非勇也功廢名滅後世

無稱非智也故智者不再計勇士不怯死補曰一本云是木無

此二句而云此三者世主不臣說上不載今死生榮辱尊卑貴賤此其一

時也此釋上不再計故願公之詳計而無與俗同也

且楚攻南陽史云齊之南陽然則此荆州郡時屬齊

也魏攻平陸補曰平齊無南面之心楚魏在齊之南

此二縣故不南面與爭魏之補曰正義云齊無南面攻楚

以為亡南陽之害不若得濟北之利故定計而堅守

之今秦人下兵此時齊善秦魏不敢東面不攻橫秦

之勢合齊善秦則楚國之形危且棄南陽斷右壤謂

陸斷亦存濟北計必為之今楚魏交退皆退燕救不

至不救齊無天下之規親猶謀也秦救之而與聊城

共據基年之敵據相即臣見公之不能得也不能齊

必決之於聊城公無再計彼燕國大亂君臣過計猶

失上下迷惑栗腹將燕以十萬之衆五折於外萬乘之

國被圍於趙壤削主困為天下戮按燕王喜四年趙

圍破燕殺栗腹在齊襄燕惠聊城事二十八年以為

此時則自騎劫敗死外不書他將及趙國也正日記

見章末公聞之乎今燕王方寒心獨立大臣不足恃

國敝既多民心無所歸今公又以聊城之民補曰一

距全齊之兵距拒同暮年不解是墨翟之守也本以故

聊食人炊骨士無反北之心是孫臏吳起之兵也

曰公輸般為雲梯將以攻宋墨子聞之見般以帶為

城以牌為械般九設機變墨九距之般之械盡墨之

守固能已見於天下矣故為公計不如罷兵休士全車甲

歸報燕王燕王必喜士民見公如見父母交游攘臂

而議於世攘言推臂前也正曰漢書鄒陽傳攘袂顏

義功業可明矣上輔孤主以制群臣下養百姓以資

說士辯說之士資以藉矯國革俗於天下矯革言變

功名可立也意者亦捐燕棄世捐亦東游於齊乎請

裂地定封富比陶衛陶穰侯邑衛自梁襄王後稱君

衛公子荆非也王劭云魏冉封陶世世稱寡補曰一

寡與齊久存此亦一計也二者顯名厚實也願公熟

動以利

計而審處也

補曰此下無歷數之詞處下一字從刪

且吾聞效小節者

不能行大威惡小耻者不能立榮名昔管仲射桓公

中鈞篡也遺公子糾

遺忘也

而不能死怯也束縛桎梏

桎足械梏手械

辱身也此三行者鄉里不通也世主不臣也

使管仲終窮抑

抑按也人所按故為困

幽囚而不出慙耻而不

見窮年沒壽不免為辱人賤行矣然管子并三行之

過

補曰一本云并晁作棄

據齊國之政一匡天下九合諸侯為

五霸首名高天下光照鄰國曹沫為魯君將三戰三

北而喪地千里使曹子之足不離陳計不顧後出必

死而不生

出計所出也

則不免為敗軍禽將曹子以敗軍

禽將非勇也功廢名滅後世無稱非智也故去三北

之耻退而與魯君計也曹子以為遭

正曰遭字句謂曹沫忍耻而與

魯君計以為遭遇也史無此句則尤明

齊桓公有天下朝諸侯

此霸者之事欲

興霸則可責以義故沫與魯君計言此正曰說見上

補曰有天下有字恐誤史作朝天下會諸侯朝天下

謂率天下朝王也曹子以一劔之任劫桓公於壇位之上顏

色不變而辭氣不悖三戰之所喪一朝而反之天下

震動驚駭威信吳楚傳名後世若此二公者非不能

行小節死小耻也以為殺身絕世功名不立非智也

字 手意歸重智

故去忿恚之心也而志恨成終身之名除感忿之耻而

立累世之功故業與三王爭流名與天壤相敝也言

壤敝此公其圖之燕將曰敬聞命矣因罷兵倒鞬元

到而去鞬弓衣倒故解齊國之圍救百姓之死仲連作

之說也仲連傳有彪按此書以齊閔為宣王蘇代為

蘇秦事時不合如此者甚眾殆為後人傳錄

之誤至於此章引栗腹之事說聊城之將則非後人

謬矣蓋好事者聞約矢之說惜其書不存擬為之以

補亡而其人意氣橫溢肆筆而成不暇檢校細處太

史公亦愛其千里而畧其牝牡驪黃至于今二千歲

莫有知其非者也又按燕昭二十八年書齊之不下

者惟聊莒即墨聊城也徐廣注此栗腹事去長

平十年而不論其在聊城事後蘇氏古史亦因之疏

矣故備論之正曰魯仲連說燕將下聊城史不著年

其書引栗腹之敗此事在其後故通鑑大事記載於

秦孝文元年當燕王喜五年齊王建十五年自赧王

三十一年燕率五國伐齊閔王死襄王立三十六年

燕昭王卒明年惠王立越武成王孝王而至王喜凡

三十四年此蓋二事誤亂為一自燕攻齊止殺騎劫

二十五字或他策脫簡而初燕將止讒之十一字亦

他本所無也且單由即墨起七十餘城即復為齊不

聞聊城尚為燕守以齊之事勢豈有舍之三十餘年

而不攻單之兵力三十餘年而不能下歟今日攻之

歲餘不下可見為此時燕將守聊城事也史稱毅破

齊不下者獨莒即墨單縱反間亦言二城而燕世家

書聊莒即墨策亦有二城不下之言果一時事則聊

城亦為齊守而非燕將為燕守者此誤因聊城不下

而引與莒即墨亂也考之單傳自復齊之後無可書

之事齊襄王十九年當趙孝成王元年趙割地求單

為將次年遂相趙必不復返齊矣距聊城之役凡十

六年單豈得復為齊將哉此因歲餘不下之言聊莒

即墨之混而誤指以為單也夫仲連之言正謂栗腹

即墨之混而誤指以為單也夫仲連之言正謂栗腹

敗燕國亂聊城孤守齊方併攻勢將必拔其言初不
涉潛襄昭惠之際所謂楚攻南陽魏攻平陸閔王時
楚取淮北單復齊後蓋已復之不聞楚魏交攻之事
二事必在後也燕將被讒懼誅連書亦無此意此因
樂毅而訛也史又稱燕將得書自殺單遂屠聊城尤
非事實齊前所殺燕將惟騎劫爾不聞其他此因騎
劫而訛也連之大意在於罷兵息民而其料事之明
勸以歸燕降齊亦度其計之必可者排難解紛又素
所蓄積也迫之於窮而致之於死豈其心哉夫其勸
之正將以全聊城之民而忍坐視屠之哉燕將死聊
城屠連何功美之稱而齊欲爵之哉策所云解兵而
去者當得其實而史不可信也故論此事者一考之
仲連之書則史策之外誤殺混者皆可得而明矣鮑
不此之察見其不通遂謂好事者聞約矢之說惜其
書不存擬之以補亡二千餘年莫有覺者何其謬哉
史誤因策通鑑大事記稱田單誤因史真文忠公反
据鮑氏為斷而謂魯連之說不可為訓皆失考也

燕攻齊齊破閔王奔莒淖齒殺閔王田單守即墨之

城破燕兵復齊墟襄王為太子徵

徵猶信也太子初
易姓名為庸人疑

之至是始有
狀可信也

齊已破燕田單之立疑

人疑
單也齊國之衆

皆以田單為自立也襄王立田單相之過菑水

菑淄
同

有老人涉菑而寒出不能行坐於沙中田單見其寒

欲使後車分衣無可以分者單解裘而衣之襄王惡

之曰田單之施將欲以取我國乎不早圖之恐後之

恐單
先發

左右顧無人巖下有貫珠者

齊人補曰姚云別
本巖字作聲句絕

無下字元和姓纂引
策作貫珠人姓名

襄王呼而問之曰女聞吾言乎

對曰聞之王曰女以為何若對曰王不如因以為已
善王嘉單之善下令曰寡人憂民之饑也單收而食
之寡人憂民之寒也單解裘而衣之寡人憂勞百姓
而單亦憂之稱寡人之意稱猶單有是善而王嘉之
善單之善亦王之善已王曰善乃賜單牛酒嘉其行
後數日貫珠者復見王曰王至朝日宜召田單而揖
之於庭口勞之乃布令求百姓之饑寒者收穀之穀
養乃使人聽於閭里聞丈夫之相與語曰田單之愛
人嗟乃王之教澤也彪謂單之取疑所謂威震主者
歟襄王亦不明甚矣使單有異

志闔城陽而王孰敢不聽豈俟今日哉貫珠者可謂
君子人矣為是言也上足以掩王之非下足以救車
之死一言而齊國定君子哉補曰斯人者又能
免其身不然王懼其以前言告單必殺之矣

貂勃齊人常惡田單曰安平君小人也補曰徐廣云北
海東安平正義

云在青州臨淄縣東古紀國之鄙
邑索隱云單初起安平故以為號安平君聞之故為

酒而召貂勃曰單何以得罪於先生故常見譽於朝

不欲正貂勃曰跖之狗吠堯跖柳下季之弟盜跖正
言其毀曰此莊生寓言惠跖時

不相及崩通非貴跖而賤堯也狗固吠非其主也且

今使公孫子賢而徐子不肖然而使公孫子與徐子

鬪徐子之狗猶元作將攫公孫子之腓而噬之也持攫

腓脛脰噬啗也 若乃得去不肖者而為賢者狗豈特

正曰噬齧也 攬其腓而噬之耳哉安平君曰敬聞命明日任之於

王白王使任用之王有所幸臣九人之屬欲傷安平君相與

語於王曰燕之伐齊之時楚王項襄使將軍淖齒將萬

人而佐齊今國已定而社稷已安矣何不使使者謝

於楚王王曰左右孰可九人之屬曰貂勃可欲去單之助

貂勃使楚楚王受而觴之數日不反九人之屬相與

語於王曰夫一人身而牽留萬乘者豈不以據勢也

哉言勃據單勢且安平君之與王也君臣無禮補

通鑑君臣無異而上下無別且其志欲為不善謂反內收百

姓循撫其心振窮補不足振舉教也布德於民外懷戎翟

天下之賢士懷翟與士陰結諸侯之雄俊豪英諸侯之人其志

欲有為也為不善願王之察之異日而王曰召相單來

田單免冠徒跣肉袒而進肉袒露肢體示欲受刑

退而請死罪五日而王曰子無罪於寡人子為子之

臣禮吾為吾之王禮而已矣貂勃從楚來主賜諸前

補曰本王觴賜諸前酒酣樂王曰召相田單而來

貂勃避席稽首曰王惡得此亡國之言乎王上者孰

雖為依附
則正論

與周文王王曰吾不若也貂勃曰然臣固知王不若也下者孰與齊桓公主曰吾不若也補曰此下姚本有貂勃曰然臣

固知王不若也貂勃曰然臣固知王不若也然則周十一字今增

文王得呂望以為太公桓公得管夷吾以為仲父今

王得安平君而獨曰單且自天地之闢開也民人之治

補曰姚云為人臣之功者誰有厚於安平君者哉而曾本作始

王曰單單惡得此亡國之言乎且王不能守乎王之

社稷燕人興師而襲齊墟王走而之城陽之山中城

兖州國昔安平君以惴惴之即墨惴惴憂懼也三里之城其縣也

五里之郭敝卒七千禽其司馬主兵之官而反千里

之齊安平君之功也當是時也闔城陽而王不通王而自王

補曰春秋後語天下城陽與天下之人莫之能云闔或作合

止然而計之於道歸之於義以為不可故為棧道木

閣木閣棧道而迎王與后於城陽山中元作王乃得

反子臨百姓今國已定民已安矣王乃曰單單補正

前連舉且嬰兒之計不為此王不亟殺此九子者以

謝安平君不然國危矣王乃殺九子而逐其家益封

安平君以夜邑萬戶夜一作劇屬淄州又東萊有掖有不夜疑夜字為掖不全或不

戰國策 卷之四 六十七

夜省不補曰括地志劇城在青州壽光縣南三十里
顏師古云齊地記古有日夜出見於東萊故萊子立
此邑以不夜為名○
使者使楚之使去聲

田單將將為大**攻狄**狄北胡正曰史田儋狄人徐廣注今樂安臨淄縣正義云淄州高苑

縣西北狄故城**往見魯仲子**連仲子曰將軍攻狄不能下也

田單曰臣以五里之城七里之郭破亡餘卒破萬乘

之燕復齊墟攻狄而不下何也上車弗謝而去遂攻

狄三月而不克之也齊嬰兒謔曰大冠若箕箕簸器**修**

劔柱願攻狄不能下壘枯丘壘軍壁也言大不能降一壘小不能枯一丘言

無人物補曰吳氏韻補能叶年題反丘叶一其反廬陵劉氏讀壘枯丘謂空守一丘為壘說苑攻狄不能

下壘於梧丘齊景公田於梧地名也一本引比堂書鈔同說苑無能字一本壘枯骨成丘通鑑從之各有不同似梧丘義長**田單乃懼問魯仲子曰先生謂單不能下**

狄請問其說魯仲子曰將軍之在即墨坐而織蓍蓍草

器**立則杖插**插鍾同刺土器**為士卒倡曰**倡導也**可往矣宗廟**

亡矣亡日尚矣尚猶久也言見亡之兆其日已久**歸於何黨矣**黨猶鄉也

言無所歸補曰姚氏云別本無可往矣宗廟亡矣今日尚矣歸何黨矣皆叶平聲讀說苑宗廟亡矣魂魄喪矣歸何黨矣**當此之時將軍有死之心而士卒無生之氣**

聞若言若如此也**莫不揮泣奮臂而欲戰此所以破燕也**

當今將軍東有夜邑之奉西有菑上之虞黃金橫帶

而馳乎淄澠之間

昭十二年注澠水出臨淄入時水

有生之樂無死

之心所以不勝者也田單曰單有心先生志之矣明

日乃厲氣循城

厲激昂也

立於矢石之所乃援枹鼓之

枹擊

鼓狄人乃下

補曰馬謖對諸葛亮曰用兵之道攻心為上攻城為下其言出於此○夜說苑

作掖澠音龜枹音孚○按史趙孝成王元年田單將攻燕拔中陽又攻韓注人拔之次年單為相孝成之

元年齊襄之十九年也趙王新立秦攻趙求援於齊齊人使以長安君為質齊師乃出秦師退又策云趙

王割濟東三城城邑市五十七與齊求安平君為將攻燕亦是年事蓋齊趙方睦也考之史單自復齊之

後唯有伐狄之戰大事記併書於一年而襄王十年趙燕周取齊昌國高唐十三年藺相如伐齊至平邑

秦客卿竈暨楚仍歲攻剛壽以單之在齊而喪地彼兵不聞其却戰而克敵也而一為趙用途以立功意

者單以功高被讒齊襄雖為之殺諸者所以任單者

不能展盡歟不然則單之懼禍持怯而自悔也秦策

云田單將齊之良橫行於中十四年終身馳於封內

考之殺騎劫之歲至襄王十八年凡十四年次年而

單為趙將是年襄王死單不復返齊明年遂為相然

單之在趙自二戰之後不聞他功蓋既試其端而亦

終不忍背宗國以為趙用也單之心亦可見矣

孟嘗君為從 文以襄王初中立為諸侯楚頃襄二十

五年中立為諸侯其後遂卒襄王八年諸侯無合從

事此閔王十六年文怨秦約韓魏伐秦事也當秦昭

九年鮑見策有薛地百里之文公孫弘 齊謂孟嘗君

曰君不如

元作

使人先觀秦王

昭

意者

設疑

秦王帝

王之主也君恐不得為臣

為秦

奚暇從以難之意者

秦王不肖之主也君從以難之未晚孟嘗君曰善願
因請公往矣公孫弘敬諾以車十乘之秦昭王聞之
而欲愧之以辭使弘愧公孫弘見昭王曰薛公之地大
小幾何公孫弘對曰百里昭王笑而曰寡人地數千
里猶元作由下同未敢以有難也爲人難今孟嘗君之地方
百里而因欲以難寡人猶可乎公孫弘對曰孟嘗君
好人人賢大王不好人昭王曰孟嘗君之好人也奚
如公孫弘曰義不臣乎天子不友乎諸侯得志不慙
爲人主不得志不肯爲人臣如此者三人而治可爲

管商之師

管仲商鞅

說義聽行

所說有義或能聽而行之

能致其主霸

王如此者五人萬乘之嚴主也辱其使者退而自刎

集韻勿斷也

必以其血滂其衣如臣者十人昭王笑而謝

之曰客胡爲若此寡人直與客論耳寡人善孟嘗君

欲客之必諭寡人之志也

以已之志曉告孟嘗

公孫弘曰敬諾

公孫弘可謂不侵矣

著書者美其不可侵辱

昭王大國也孟嘗

千乘也立千乘之義而不可陵可謂足使矣

足猶能

孫所陳亦士之一槩爾自曹沫劫桓公辯說士莫不以藉口彼蓋未學禮也夾谷之會孔子詔之士付之有司耳矣豈厓柴若世之獬狗然哉帝曰曉人不當如是乎此說客之所當知也

曾仲連謂孟嘗君曰君好士未也補也補雍門子此士以

所居養椒亦養猶公養之養椒姓陽得子養此下脫

飲食衣裘與之同皆得其死並未今君之家富於二

公雍門而士未有為君盡游者也游猶友也言不君

曰文不得是二人故也椒亦使文得二人文豈獨不

得盡對曰君之廐馬百乘無不被繡衣而食菽粟者

豈有麒麟駮耳哉後宮十妃皆縞紵縞鮮色縵也食

梁肉梁米名本草豈有毛膚西施哉色與馬取於今

之世士何必待古哉故曰君之好士未也

王建襄王子元年報五五十一年丁酉

秦攻趙長平此五齊楚救之秦計曰齊楚救趙親其

親則將退兵不親則且遂攻之趙無以食請粟於齊

而齊不聽蘇子元作謂齊王曰不如聽之以却秦兵

不聽則秦兵不却是秦之計中而齊楚元作之計過

矣且趙之於齊楚元作隱蔽也趙居二國西北秦攻

則二國得以自猶齒之有脣也脣亡則齒寒今日亡

趙則明日及齊楚矣且夫救趙之務務趣也宜若奉

漏甕沃焦釜喻救夫救趙高義也却秦兵顯名也義

之急

救亡趙威却強秦兵不務為此而務愛粟則為國計

者過矣齊記有六周子謂最是也此最時三十餘年矣

或謂齊王曰周韓西有強秦東北有趙魏秦伐周韓

之西趙魏不伐不從秦周韓為割割地與韓却周害

也言趙魏徒不伐而不救韓則韓兵必却而周有秦害及韓却周害元作之後

補趙魏亦不免與秦為患矣秦以其不應已又無今

齊應補秦伐趙魏則亦不果於趙魏之應秦而伐周

韓趙魏近秦其應秦不得不果今齊人於秦而伐趙

魏令就令也入趙魏亡之後秦東面而伐齊齊安得

救補於天下乎此言趙魏近秦畏之不得不應齊不可以其應而伐之也

國子齊大曰秦破馬服君之師圍邯鄲齊魏亦佐秦

伐邯鄲齊取淄鼠魏取伊氏皆趙地缺公子無忌魏信陵君為

天下循便計循行殺晉鄙魏將率魏兵以救邯鄲之圍

魏安釐二十年使鄙將以救趙畏秦不敢進趙急平原君使責無忌無忌盜鄙兵符殺之將進兵秦軍解

去使秦弗有而失天下是齊人於魏而救邯鄲之功

也齊與魏親初雖佐秦今魏救趙亦同救也安邑者魏之柱國也言其於國如室

有柱晉陽者趙之柱國也鄔鄆者楚之柱國也故三國

行欲與秦壤界壤土界境也秦伐魏取安邑伐趙取

字言其地相接秦伐魏取安邑伐趙取

晉陽伐楚取馮郢矣覆元作三國之軍車作兼二周

之地舉韓氏取其地且天下之半幾今又劫趙魏

疏中國疏言離其友封衛之東野封割也東野猶東地兼魏之河內

絕趙之東陽則趙魏亦危矣趙魏危則非齊之利也

韓魏趙楚之志恐秦兼天下而臣其君故專兵一志

以逆秦逆謂拒之三國之與秦壤界而患急齊不與秦壤

界而患緩是以天下之勢不得不事齊也故秦得齊

則權重於中國趙魏楚得齊則足以敵秦故秦楚補

趙魏得齊者重失齊者輕齊有此勢不能以重於天

一答晉問

下者何也其用者過也

齊王使使者問趙威后惠文后孝威太后書未發威后問使

者曰歲亦無恙耶恙憂也民亦無恙耶王亦無恙耶使

者不說曰臣奉使使威后今不問王而先問歲與民

豈先賤而後尊貴者乎威后曰不然苟無歲何有民

苟無民何有君故有問舍本而問末者耶乃進而問

之曰齊有處士曰鍾離子鍾離屬九江無恙耶是其為人

也有糧者亦食無糧者亦食有衣者亦衣無衣者亦

衣是助王養其民者也何以至今不業也言不得在位成其職

業諸善業陽業陽不地業無恙乎是其為人哀

鰥寡孤獨振困窮補不足是助王息其民者也息生

也何以至今不業也北宮之女嬰兒子無恙耶徹其

環瑱集韻撤去至老不嫁以養父母是皆率民而出

於孝情者也情猶胡為至今不朝也命婦此二士弗

業一女不朝何以王齊國子萬民乎於陵子仲於陵屬濟

尚存乎是其為人也南皆以所居為號此自一人若

上不臣於王下不治其家中不索交諸侯此率民而

出於無用者何為至今不殺乎虛謂威后賢矣其是非乃不詭於聖齊有

此數士不能察至使鄰國老女子知之王建不足道也時君王后故無恙胡為亦無察乎

齊閔王之遇殺其子法章變姓名為莒太史家庸夫

太史敷女庸備同奇法章之狀貌以為非常人

憐而常竊衣食之與私焉莒中及齊亡臣臣之出相

聚求閔王子欲立之法章乃自言於莒共立法章為

襄王襄王立以太史氏女為王后生子建太史敷曰

女無媒而嫁者非吾種也汙吾世矣終身不覩君王

后賢不以不覩之故失人子之禮也襄王卒子建立

為齊王君王后事秦謹與諸侯信以故建立行一四

十有餘年不受兵秦昭王元作始皇後后卒於莊嘗

遣使者遺君王后玉連環術環相貫曰齊多智而解此環

不君王后以示群臣群臣不知解君王后引錐椎破

之謝秦使曰謹以解矣及君王后病且卒誠建曰群

臣之可用者某建曰請書之君王后曰善取筆牘受

言牘書版也君王后曰老婦已忘矣詳其指蓋怒建之不

君王后死後后勝疑即后相齊多受秦間金王使賓

客入秦皆為變辭變詐之辭蓋使者還以恐動王也勸王朝秦不修

攻戰之備虎謂后王后賢智婦人也惜其不能正始

其斯人乎

齊王建入朝於秦雍門司馬前曰所為立王者為社

稷耶為王立王耶曰為社稷司馬曰為社稷立王王

何以去社稷而入秦齊王還車而反即墨大夫聞元作

與雍門司馬諫而聽之則以為可衍可為謀又疑可

注字即入見齊王曰齊地方數千里帶甲數十元作百

萬夫三晉大夫皆不便秦而在阿鄆之間者百數王

收而與之十萬之眾使收三晉之故地即臨晉之關

可以入矣臨晉屬左馬湖鄆鄆大夫不欲為秦不屬而在城

南下者百數齊城王收而與之十萬之使收楚故地

卽武關可以入矣始在析西弘農東如此則齊威

可立秦國可亡矣舍南面之稱制此亦秦人之乃西

面而事秦為大王不取也齊王不聽秦使陳馳齊客

秦者誘齊王內之約與五百里之地蓋偽許之齊王不聽卽

墨大夫而聽陳馳遂入秦處之共松柏之間共屬河內餓

而死先是齊為之歌曰松柏即往建共者客耶謂

陳馳自秦稱之曰客彪謂建之歌雍門似矣而不卒

於卽墨惟不明故也不明以亡國有國家者可不以

正心誠意為先乎王曰專指陳馳非自齊稱之曰客

爾史謂建聽姦人賔客以亡秦策秦王資頓弱以遊

凡五十九章

齊王入朝知客非一也彪忽出正心誠意一語論雖

正而不切上言不明而此曰以為先烏睹大學之序

戰國策卷第四終



